

金華黃先生文集

一

金華黃先
生文集

四部叢刊集部

上海涵芬樓借印常
熟瞿氏上元宗氏日
本岩崎氏藏元刊本
原書版高營造尺六
寸九分寬四寸七分

黃學士文集序

翰林寺講學
金華先生文集總四十三卷其初彙三卷則
非第
川危素所編次續彙四十卷則皆登第
後
人甲子宋生
白
讀之者但見其光瑩而含蓄華縟而粹溫令人
愛玩熟也足已而不
知其致力之勤用心之苦也故其見諸
朝廷苟無一毫載山林泉石之詠調無不各得其體而極其趣
以目成一家之言不既甚盛矣乎余嘗論之文章與世運同為
成
百十載數十年輒一見焉先生當科目久廢之餘文治
陝西
天津大津立於為己之學以擅名于海內雖其超見卓
識有以異於今集故適值世運之一盛也耶譬諸山川之風氣
草木之花實息者必復悴者必榮蓋亦理勢之必然者夫豈偶

然而已哉先生領延祐甲寅鄉薦先文靖公實為考官於師泰
有契家之好其後同居史館又同侍 經筵交誼為尤篤比廉
問閩南過金華得先生之集於王生故叙而授之三山學官俾
刻梓以惠未學先生登進士第授將仕郎台州寧海縣丞歷石
堰場監運諸暨州判官浮沈州縣幾二十年始入翰林應奉文
字尋丁外艱服除改國子博士居六年以太夫人春秋高乞外
補遂提舉江浙儒學年六十有四竟辭祿歸養以中順大夫秘
書少監致仕及終大夫人喪年已踰七十矣復被 召為翰林直
學士兼 經筵官陞侍講學士中奉大夫同知 經筵事數告
老不許久迺得諒去今年七十又九猶康強善飲啖援筆騁馳
如壯歲去至正十五年十月既望朝散大夫福達閩海道肅政
廉訪使宣城貢師泰序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一

初藁一

五言古詩

臨川危素編次

番易劉耳校正

雜詩五首

日月東西行羣動亦不息寄身萬物中寧獨謝茲役所以魯中
叟遑遑走南北聖哲諒已然旅人能久安

晨起步南園旭日朗以清葵花衆草中暉暉敷丹榮流光非汝
私獨爾心自傾覽物有深懷竚立方含情

璣玉與寶劍淪落初未偶君看被湔祓各在千年後將身比金
石誰當獨長久悠悠百代下相知復何有

孤雲澹無心出山偶爲雨長風忽吹散渺渺歸無處唯餘向來
山突兀青如故慷慨魯仲連功成身已去
春風著萬物欣欣皆自私可憐兒女花榮悴更相持獨有澗底

松偃蹇如不知何競揚執戟草玄鬚若絲

效古五首

上山見明月下山月相隨月豈知愛我我行自見之故山日已遠故人不可思殷勤謝明月願爾無時虧

女羨衆所悅士窮世所輕輕重安足言泥盡水自清淮陰初寄食曲腰跨下行季子黃金多妻嫂來相迎自古已復然歎息空吞聲

擊石乃有火石火光不揚攀天亦有路天高路何長嗟峨萬古雲下覆歌矣塲富貴誠足多貧賤不可忘

落花隨風吹各自東西飛花飛既不息水流復無極同生不同歸能勿異顏色木生則有枝豹死則有皮悠悠岐路間多言亦

奚爲

飲酒莫盡醉盡醉無餘懨讀書莫弔古弔古多悲酸蕭艾菽中
野白露摧芳蘭鳳飢不得死鳴梟食琅玕去去復玄玄采芝青
雲端

人事如草木

人事如草木一氣榮悴之外物何預人而真喜與悲堂堂異姓
王昔者跨下兒窮通本解后達者固不疑阮生亦隘人慟尖真
奚爲

煌煌明月珠

煌煌明月珠未害居濁水君看黃河黃豈鮮汚清濟我方遺吾
形寵辱齊一指懸知破琴戴未若撾捺撫

微雲翳白日

微雲翳白日羣動何喧喧嗚呼麒麟兒化爲猿與猿登高望四

荒但見黃河奔誰裁汎其流與我歸岷崐萎蕤青桂花霜霰日
已繁豈不有艳李對之可忘言

古意

荆人初得玉趼足辭巖阿持獻萬乘君君門正嵯峨誰其尸國
工謀以石見訶迷邦誠不忍欺君反同科臣口不自明臣心終
靡它抱璞重再拜呼天淚滂沱淚盡血可續玉在良已多是事
古則然嗚呼今柰何

連雨襍書五首

蕭蕭十日雨出門竟何之不愁道路難所懼沾我衣悠悠看屋
梁作計誠已非有酒不解飲且遂哦吾詩

昔慕栗里翁頗復志耕耘偶入翰墨場把筆學爲文偃蹇獨何
成喧啾浪云云念彼荷蓑子窮年愧其勤

虛堂坐無言纏綿悲宿昔常時眼中人已如不相識剝琢者誰子令我喜折屐忽去已莫追一哭岸玄幘

我思仇山人山川莽回互十書九不到木葉歲頻暮頗聞近移居併失夢中路得無挈妻兒倒載入山去

今日曷不樂孤倡無與酬兀坐把書卷展玩不自休借問誰所爲其人已千秋山雨政可聽撥書置牀頭

脫晴

洩雲散積雨林木含餘清披衣有奇懷偶從林叟行新晴遠峯麗夕陰孤花明曠日固所虞聊茲息營營

夜歸

空山四寂寥落日翳揜莽蜿草中逕躡屩度寒雨滴杉窺深黑忽忽疑伏席林窮澗水明稍聽歸人語

讀忠簡宗公遺事

公初起滄陽艱危屬多疊蒼然國家意委身于戈裏陰飈卷翠
華朔雪被南紀悠悠虞淵日力盡揮不止寅恭秉齋鉞際會開
朱邸長安付馮異漢業中興始宮庭數汎掃蹕路無荆杞疚心
望鑾輿感激涕如水上表方出師嗚呼孔明死宴安不可懷肉
食母乃鄙臣舟竟未焚三語猶在耳蕭然舊祠下碧草垂階祀
登堂挹光儀志歸仍几几千年墮淚碑一夫敢殘毀傳家有遺
書叙事非虛美勗戎慎失隊庶以裨信史

陪諸老夜飲

世故不可料忽若浮雲移坐令百年內顛倒殊懼悲顧惟我與
公異代同一時覽古既深慨撫今亦餘噫長川去悠悠青山暮
委蛇向來遠遊意我行方遲遲咄哉有志士卒歲恒寒飢况復

託渺茫欲與千載期盈虛信天運漸興豈人為顧公姑舍是一
觴聊可持

曉行湖上

曉行重湖曲旭日青林半霧露寒未除鳬鷺靜初散寅緣際餘
景閃倏多遺玩會心乍有得撫已還成歎夙予丹霞約久茲芳
洲畔獨往顧易違離居歲方換沙暄芷草動春遠川華亂存嘲
寐寢取達豈爛漫小隱倘見招漁樵共昏旦

西峴峯

層雲抱春岑急瀨洩嵌竇脩蹊入窮窟衆綠蔚以茂名亭標水
樂柱折荒碑仆幽尋得緇廬亂石扶結構青精午堪飯碧澗寒
可漱平生慕真賞及此成解后冥採指絕頂有路忽通透緣蘿
度蒙密翠氣濕衣袖寄身萬物中下睨人寰陋清謠襍風竹大

嘯落巖狹東峯在眉睫可望不可就同遊却何時瑤艸春已秀

夜興三首

秋氣入病骨殘夢翛然驚芭蕉葉間露風過皆成聲攬衣汎寨
內搔首天河橫飢蛩語不休中宵誰汝令孤鴻亦何苦犯霜度
微明悠悠念羣動百感忽我并大化倘不爾吾其免營營

寒星挂踈林夜色翳餘暝雞聲驅行客山門路方永亦有山中
人熟睡方未醒而我立於獨婆娑玩光景一嗟天宇青此意君
自領

舉頭見殘月葉脫知深秋今我曷不樂歲月如驚鷗常憐古志
士辛苦歌飯牛空山夜漫漫政合秉燭遊臨風振吾衣蕭瑟不得
得留小立殊復佳澗水鳴幽幽

陳生詩

陳生少也孤秉志何軒軒讀書奉慈母承顏郁春溫兀然處膝
下不間晨興昏叢叢萬井中陳生深閑門暉暉百花時陳生不
窺園常恐去左右或乘覆育恩一朝抱長痛飛霜墮秋萱鹽酪
不入口日夜涕淚翻盆欲娶弗及養矢言終不昏尚賴百歲後兄
子父所孫朝來遊子衣忽逐東風翻世方醉糟粕何庸薦犧尊
陳生顧謂我是事安足論幸託山水窟放情詠蘭蓀嗟今學步
者觸險爭飛奔顧爾利鋤鏗深斲六籍根願爾進竿牘高沂百
聖源源長流自遠根大枝乃蓄勿搖崔嵬筆許作碨碨言弘惟
孝與弟百行茲其元咄哉行勿休日月方沄沄贈言豈予敢情
真覺辭繁匪為陳生榮庶感薄俗敦

述懷

端居有多感求志無餘營夙違金門路緬愛丹丘名謄忝君子

顧捧身廁羣英卑
惄念遠引窘步迷
先征悅默敦宿尚
低徊阻平生伏枕勸
中夜攬衣寄遐情
上天廓澄糗列宿
揚光晶俯視林木
改仰悲鴻鳴跂予
秉微素十年守柴荆
子弟世垂近務慕
隱餘衷誠願言良時
晚庶保幽人貞

寄方子踐子發

窮居悵無遂
徂歲聿載陰
飛翹墮芳華
候蛩厲哀音
曾颺扇叢薄
泫露橘喬林
撫景慨往古
端操思繼今
折蘭間幽佩
鮮纓濯清潯
石林宵惹舊桂
栢鬱蕭森遺世
豈余敢莊時非我
任覽已謝高軌
即事念所欽
纏綿阻道里
緬邈瞬岑委懷
竚芳訊貽好在規箴

寄俞子易

間居寘歡豫
枉駕忻周旋
清言邁脩夜
朱火銷餘烟
嘉會良不

易鬱抱馨吁宣揆余徇微業春冬屢徂遷著微怍往哲馳芳讌
時賢瞻茲企三益揮袂增慨然杪秋淒且厲郊圻曠阡眠振颶
捲飛蘿積霧迷遐川契闊歲復流瞻望情所牽存期尚勿奪輔
仁庶不嘗紫芝無新曲白駒有遺篇矢心遂招要贈言比芳荃

東園晚歸

淟汨嬰近務超遙愛佳辰興言望東菑良苗藹津津鄙人昧時
趨曠途夙所遵韋遠簪組累稍欣田圃隣兀兀登故畦悠悠睇
城闕理穢出新竹撼枯落荆薪夕日逗遠川餘暉散衣巾疊疊
物變依依念農人渠渠長者惻惻非賤貧

送凌吉叟杭州教授

浙水西八州維杭寔名都古來萬人海逐逐無賢愚况茲百年
後淳朴古不如翩翩誰家兒白馬驕路隅春風樊樓醉一嗟百

解珠亦有朱門家
醉謳間吳歛綃綺散
烟霧繡絲被僮奴可憐
彼蚩蚩父爲紅塵驅
頹俗如波瀾孰障羣流趨
又如敗屋肆風雨
兩湏人扶博士非冗官
豈即無良圖當令歌舞場化作弦誦區
行矣徇所務辭章信其餘春風
撩別衣晴沙秀寒蘆何以贈子
行白雲不可呼聊持狂者言用比貶輜榆

送朱仲山之京

駢驥出渥洼
意欲周八極
芻豆豈不多
未便甘伏櫪
念君抱耿耿
坐視暄涼易
忽辭白鬚親
去作青雲客
應恐鄧仲華
唉爾長安
寧安鄙人屬
有念未辦經
世榮青燈雨
如綫窮巷方
幅仄懸知
操斧斤不必
睨擣櫟往哉
布汝懷庶用
副前席勿云
萬戶侯自可
談笑覓百年
滔滔內岐路
足南北幽處
會有為聚散
奚暇惜歌我
辛苦詞送子
遠行促嶧嶢
壯士志慘澹
遊子色那無平生

期慎爾保金石莫將賣生淚先為離別滴

贈葉審言別

昔人稱好士乃有黃金臺黃金亦何物願用驕賢才葉君被短
褐志力何雄哉北斗叫閭闔紅雲指雀嵬終然無苟售自保同
嬰孩車服非吾榮黃金直浮埃十年今何官茅屋歌蒼苔豈無
琅玕樹鳳飛故低徊一朝脫身玄湫觀雲路開葉君善自愛往
矣無嫌猜迷邦古所謂豈弟貴不回顧言吐奇音落落排風雷
尚念窮賤者衡門守蒿萊

舟中偶書

我舟合江許水清石頽頽念此殊可嬉如何有促沙頭白髮翁
捫蝨了晨夕茅茨八九椽終歲閱過客

晚望

城頭鴟鳴曙起坐理冠幘開窓寫遙望烟霧竟川澤喧喧市聲動漠漠井氣白如何山中人歲莫塵埃客

晚泊釣臺下

四山環一水遺臺故墳阤那無漁樵居政復不敢安舍舟不敢兩憑軒俯清灣念昔乘興來無從寄遊觀今我有行役乃尔容躋攀山靈豈愛我為解塵土顏落日真蘋藻清風聞珮環幽尋不可極林暝吾當還却去望層碧孤舟生晚寒

登鍾山最高峰以三山半落青天外為韻得天字

平陸湧千里茲山乃穹然猶憐布地金未即辭喧闐巖湫散珠排春嵒走蜿蜒稍欣涉幽邃磴頓衣屢褰路細石礪礪崖深竹娟娟洞扉割開敞峻峯指中天真探歷巔垂蘿弱客牽碧潭隱光恆華雨標崇筵下睨飛鳥背茫茫但蒼烟渺默玄圃期淒

涼雲嶠篇休駕將未能惆悵春風前

休日集于城南

投未從遠遊牽世垂明略豈不有簡書未能置丘壑崇岡近盤
互春物絲照灼休沐集諸庶迁趾惠前諾稍空林中尊復詠霞
上作迢迢歷壘壠靡靡瞰城郭脩楊蔭晴渚野櫻散朱萼撫時
悼推斥畢景顧栖託損益向子明才能賈生博曉言觀歲寒無
將媿場藿

十忠貞公墓

江左失其師強臣玩天誅歡娛一以乖狂獮無敢趙黃屋播草
野彤庭交劍父事樞始誰秉捧手如奔狐偉茲百世士死與二
子俱孤哀耿未沫足以孚豚魚義旗果東指白日開天衢孰覩
撥亂功之人或其徒伊昔大雅廢清言鄙文儒未棄已橫委衣

冠尚舒徐屹然見砥柱獨障狂瀾超高風邈難攀捐生乃區區
青簡煥遺烈蒼榛闕幽墟日夕悲吹多天高年運徂世方用勦
敵猶將愧玄虛江濤渺在望雪涕空漣如

制使馬公祠堂

朔風破滄溟白浪無餘地可憐甘棠樹乃尔能毅第借問誰所
遺馬公古能吏當年印累累庶務劇千鵠藏龜不待灼騁駿無
留轡偏仄兵馬區藹然承平意宴安亦聊爾國步方不易至尊
父嘗膳壯士頻烈旨煌煌青冥鉞可同牛刀試嗚呼豪俊人竟
偃風雲志致身豈云卑生世已其季安知潁川守遂非廟堂器
嚴祠閑寂寥古木含蒼翠平生瓣香祝母廻兒女事如何百載
下能荫看碑淚永惟茂陵翁苦心抱天藝力耘宜有收黽勉觀
未裔渠渠柰梓恭喋喋市井議庶哉瞻前脩樹德母自畏

送人赴蘆陽學官

播非人物居潭陽實其隣荒溪樵巫鬼哀怨餘騷臣念子有行
侵水陸弥數旬乃知臯比座佇承文翰賓邈徼指天末男邦控
城闕俎豆當在列冠裳定來臻足明理化誠演溢周窮垠廣陌
望八荒出車日轔轔蠻荆孰無造忠信惟書紳簡書有程期取
別無逡巡揚鑪觸炎熱振鐸驚遠人沅水春蕩潏楚峯暮嶧嶭
行行慎其度離別何苦辛

發金陵留別一二同志

盛名不易居直道我所遵雖枉嘉遜志未渝白圭言嚴鈞出滄
海迴帆遡江濱城闕遠滅沒風水屢崩奔蕭條故交地愴恨遊
子魂始雷陵陽澤孤生限窮鱗沉翔自殊勢衰榮實同根戢勝
物可遺目擊道已存秉桴詎無取絕弦難具論寄言同心子毋

徒念加食

龍灣夜泊

乘潮出遠浦日暮北風平高亭不可望遙遙鼓笳聲月明寒鴈
下江空夕烟生非關川途念沉憂坐自盈

敬亭山

昔窺謝公作今陟敬亭寺微素忻始遊賞勝資深詣脩緣水
木宛宛交蹊術綠縵澗艸豐幽颯松颺駛微鍾響沓障高間浮
花氣聿熏旃檀妙豈愛巖壑媚憑生實內惕即事多冥契息陰
捲林櫟舉芳懷芝桂海岳期屢遷石林路深闊經營乖道要迫
窄餘物累稽首調御尊尚飲無生惠

宿雲黃山作

束髮弄文史挂席玄瀛懦鮮后乖良會墳落迨茲年息景念生

理洗心賓衆筵恭惟上皇代異人秘靈詮宗師既逾海茲山亦
棲賢金棺滅靈樹寶篋緘紅蓮仰窺搨誘功信知傾力堅內愧
實非薄冥通未精專寨裳碧峯兩林香石林烟翠何絳紅苔
澗窅洄沿尋幽匪外造蘊真冀重宣二邊離有無五濁空腥膻
豈伊俄頃用庶謝平生緣

重登雲黃山

茲山實靈奇吐納變舒慘太常闢弗錄名號何點點重華秩山
川咸典軼封碣荒遺侈綸綺燭潔羅醯醕腐儒世所貸薄藝守
鉛槧無能旅駿奔徒取肆遊覽霖潦時始收天地餘藹曠嵐光
乍璘瑞石狀終黯黯行行恣芒屨往往得蛙坎冒進誠近貪自
畫將豈敢久之乘埃豁秀色坐可攬青燄挿鋒鏗翕絕披菡萏
崖奔馬駢駢石踞廟聳聳高尋指天路幽曠極玄窟前行幾台

背後或兩疑疑緣峽既躋踔登嶺仍輜輶舉頭塔廟涌地平忽
如天人所食息矯矯化餘楓林輝寶燈燒風語金鐸撼敗壁
詩者誰清墨亂濃淡險盡乃更佳疲極復何憾是節蕤賓初野
薦首昌歎煮瀑茶可啜剖石蜜堪散名談析毫疑苦語瀝肝膽
理冥心自珍機湊首屢頓陽烏青西翥衆色齊慘澹崔嵬識梗
楠蒼莽辨葭菼莫投僧所寢鍾鎧鼓絕絕羣居肅不吳共飯聲
有贊迴睨夸奪場撫事叢百感超名蛾赴燭逐利魚投株何時
脫火宅霍若鬚去領綺言息謗謗妙供小醻醻於焉寄相羊庶
以忘坎壈誰云入道苦餘味需橄欖

秋夜觀書作

閒居感時駛獨學難為功眷言思古人幽懷極沖沖秉燭起中
夜攬卷來清風恭惟千載心皎潔懸無窮民俗自升降世道非

汙隆後來亦奚爲黑白紛相攻芳華乍可悅軌轍何由通吾將
誰言說庶以觀其同所憂明爲累不懼不豐闢軒視明河白月
當天中怡然掩書坐夜氣方鴻濛

覽元次山春陵行有感近事追和其韻

惟王始達官民命有所司柰何閑流孽束手無一施屬者秋夏
交上狀殊酸悲赤日絲按行人馬同時疲連阡見標榜不救飢
與羸仍聞恣鞭箠慘切傷膚皮檢覈湏再三供帳常恐遲哀哀
鬻兒女貿貿行安之感茲欲無訴既往何由追尚慙喎咻恩稍
緩租稅期云胡有倉卒徵歟更相隨但將克其數肯復計爾賞
肉食不自鄙謂我非敢知栖栖顰石諸剥割無或遺言是隣壤
凶藉此敷恩慈寧知是州人俟死它無爲出語餘喘息行步湏
扶持猶令比樂土疾苦端謂誰俛首州縣間迨責自其宜况迫

大府令縣絡飛符移豺狼方在郊鷺隼宜用時區區獮狥免政爾何增虧吾賤不及議為君陳苦辭

登錢山望菰城慨然而賦

吳興水為州諸山若浮萍况此一培塿瑣屑世未名所於漁樵居乃與緇錫并種竹有萬竿結茅無十楹老僧解人意蹤履能相迎芳艸被行逕朱藤暗巖高蕭條空階暮日照莓苔青猶嫌所廢卑未極遊晚情躋身白雲上始見春申城想當高會時樓觀飛青冥竭海薦壘勺窮山羞鼎鉶安知千載後寂寞無人行煌煌冠蓋區壞壞孤兔營歸來朱門客聽此松風聲

送山過姬紫芝別業

逆山誠復佳逆人不可逢何言一笑頃得此蒼驕翁今晨過其廬碧苔滅行蹤坐我松竹間野簌羅甘豐初無驚世談頗多曠

士風念昔玄巖空輒盼白雲中白雲故無恙我乃羞樊籠祗應
山林癖未易藥石攻高期出解后意氣將無同十年舊泉石忽
忽蟠吾脣起視白日低歸禽亂西東拔地森四壁攬天唯一峯
復聞麻谷幽近與金盞通山態方屢改泉源殊未窮湫然一區
內嗟我憧憧

次韻答蔣明府先生

文章不經濟耽書或成淫偶從長者遊稍窺古人心不琢豈非
玉無絃孰為琴歲晏燈火微江闊魚龍深顧言報嘉貺安得霍
南金

次韻答儒公上人

抱琴誰故山落葉被四野淒其不能聲豈曰無和者誰諒識女
工苦念嫦娥寘請公母多談呼酒觴老瓦

和方韶父先生以滿城風雨近重陽為韻七首

掩書坐中宵階空葉落滿不見書中人蒼烟夢秋館
豈不有膏沐所慕非傾城翠袖日已薄鼎哉歲寒情
極遲憐繁瓜夢寐追飛蓬去去羊荊州吳帆渺霜風
當年白衣人賴以慰風雨不飲政復佳有酒無用清
江瑤配荔枝勝處終不近好醜且勿爭天道有定兮
龍丞遂已矣目斷山千重烟霞故無恙勝會何由逢
寒花衰復禁東籬殘殘陽蟠桃亦何好千年期一嘗

七言古詩

可憐行

紅顏白面可憐子杖藜飢走荒山裏翠眉新婦雪色覘掩袖啼
瘦如鬼道傍朱門照霜戰腸斷汝翁呼不起金魚象笏供揮蒲

紈袴終然愁餓死春風秋月哀思多嗟汝少年柰老何

崑崙歌寄吾丘子行

翠鸞帝雲天四垂花龍震震神娃歸金僊憶君淚如水昌陽落
花青悲悲曾城珠闕揚素氣開明信信環九門羲和走馬不待
人鯨魚吸海海生塵若有人兮悵脩阻紫玉參差老鳳語咲揮
如意教雲舞雲間鶴雖生兩羽歸來勿蹉跎秋風吹折玕
琪柯

梓山行贈辛生

昔聞山中采藥翁問姓但指簷前桐君家本以桑為氏胡不種
種桑翻種梓桐君采藥不學醫辛君學醫無采詩朝來索我歌
梓山使我閨筆頻搔頭問君梓樹家何處青山難尋夢中路但
見清風兩袖寬詩筒戢戢多於樹長歌短歌亦奚爲坐看藥籠

懸珠絲種幸種梓俱有術也應無術醫君癢

采芝曲贈永嘉林道士

碧峯矗起三十六老芝千年琢紅玉帝遣仙人下采芝迷花失
石惜忘歸忘歸築載無消息蟠挺積核高數尺何日青牛駕爾
還肯念金華牧羊客

登方巖謁共靈廟却至壽山寺

一峯屹立摩蒼穹四山拱揖如朝宗寅緣飛磴入鳥道獨扶瘦
竹披蒙茸初驚細路跔垠崿歛見巨石蟠穹窿洞門高開得絕
頂直恐上與丹霄通想像胡侯此弦誦草木遺韻猶凜凜前脩
往矣不可作尚喜像設餘靈宮登堂謂拜仰風采奕奕華袞盤
霓龍白袍方領儼旁侍英姿颯爽皆人雄或云衆神各有職出
納雲雨天無切斬藤絕縛泣萬鬼飲馬大壑清羣凶初疑此事

出俚語粉飾詐誕誇兒童又疑靈異古或有荒忽變幻難爲窮
咄茲茫昧無足問但恠俗子何憧憧歲時歌舞連數郡奔走童
叟多於蠭前呵後殿擬法駕翠華赤羽搖晴空恭惟英靈本正
直條忽來往無西東胡寧終歲久盤礴縮取備物華其躬荒哉
舊俗豈俟意嗟我欲語愁無從拂衣徑去指巖簾窺花澗草紛
青紅峯迴路轉逢古寺窈窕石室穿玲瓏連崗爭前擁奔馬飛
瀑怒落懸長虹荒尋遠討不易極况廻人事多匆匆向來獨立
渺何許烟霞滅沒山重重却歸溪館再明月臥聽簫鼓來天風

金華山贈同遊者三十韻

杖藜初出城西門萬株紅樹如雲屯芙蓉峯前問行路宛宛一
線隨潺湲水聲漸遠山漸近弱蘿纖葛手所捫湏臾橫側變峯
嶺高岸忽復爲平原細泉澗澗竹竿直石樹駢立疑同根剝金

敗碧逢廢刹猶以弟一名其軒天明獨去予遺迹玉女委蛻空
丘塳樓居西起望明滅石扉呀若山之樊鐸幽穴險徑沮洳膝
行匍匐不得奔割觀崖广架凜沉甃龍繞雷蟠蜿蜒紛綸惟狀
澗巖腹熊虎踞伏鸞凰騫其餘瑣細無不有形求像索難具言
前趨林麓却下絕俯矚九地窮涯垠青枝翠羽不復辨但聽風
水聲喧喧高燒松炬度其背珠箔忽墮華燈繁聳身上出指絕
頂碧桐高下彌山園遙穿蓬艾躅雲兩險艱從此不易論秋毫
細路莫容足下瞰不測傍無藩籬藤如鉤草如劍舉首仰歎攀
援山翁頑之咷引辭前牽後接猱與猿馳坑跨谷歌側過背汙
喘息逾烹燔陰沉古洞閟星日雖有寒暑無朝昏却行左轉復
深入愈覺慄慄搖心魂珠纓縹渺現滿月稽首大士天人尊拂
衣徑逐飛鳥下青山出沒波濤翻或云漢人隐身處彷彿肩背

餘苔痕蛇蟠磬折又數里龕巖十丈開墉垣夜歸草堂殿突兀
坐看雲月吐復吞怡然携手盡文士頗覺筆下來源源名山石
室如可託幸子歲晏來無誤

送俞觀光

寒窓讀書吻政悲坐聞剥琢走啓扉衝風踧凍至者誰俞子訪
我繇剡溪相逢把辭語移時婦女驚嗟羣兒疑俗物病我不可
醫眼明見此珊瑚枝朝來贈我天馬詩忽然掉頭去莫羈異端
氣息干虹蜺詎能折腰向小兒文章技癢聊爾嬉笑歎聖處今
母遲繫我愛子莫助之臨岐躊躇嗟咨

讀清江集

元祐儒者煥星斗後有作者非其偶二龍三鳳何纘絳况乃淵
源魯中叟適從塵編識英爽想見世澤餘忠厚長公平生二三

策大迂披腹驚羣后風流班班仲與季茅茨采椽絕丹艤獨追
古昔寓陽秋稍抉疵瑕到瓊玖却蟠餘力歸賦詠古硬清圓無
不有爰初人文啓河洛下逮百氏分戶牖空言可託匪未藝臣
業待援湏好手典刑未墜乃至今吾生已幸何云後青燈照夜
雨如綫與論微諱煩擊剖追慕政復慙捧心贊美胡能付鉗口
從遊起死不敢期儻挹殘膏注空朽

題李坦之詩卷

神仙中人世莫識政以文章為戲劇李生也復可憐人手種蟠
桃待春色山空歲寒誰念汝青楓墮影霜露白遠遊賦成一朝
去翠蓋雲旗暮何適蓬萊烟霧秋冥冥鄧君白鹿無消息袖中
驪珠三百顆夜深勿近蛟龍宅金華之山青矗天山人看山忘
歲年黃精芝草辛可食安得與子巢其間石牀醉聽松風眠無

為長歌怨如尖使汝惻愴凋朱顏

甲辰清明日陪諸公入南山拜胡侍郎墓回汎舟湖中作
日終甲子斗直辰持觴遠酌胡侯墳兩槳趁鷗背城四十有四
同州人半為吳語如季真湖窮岸出水陸今舍舟登途指鬱嶧
少年健走黃犢奔或乃喝道驚春雲老翁繭足仍後塵解衣徑
眠草為茵前趨一里趨廟門杖藜不得辭微窯嚴祠高居絕四
隣傍為一丘標石麟升階鞠躬羞藻蘋拜興有相祝有文亦或
稽首稱諸孫歸途探幽抉荒榛下睨塵土多蠶蟲放舟催發無
遠巡勝賞莫許窮涯垠開蓬列坐羅羶葷託名鄉飲無主賓誰
歎解事強討論欲以窮達為卑尊美人今代王右軍口吐秀句
天葩芬薦行拱立何絳絳爭言我公詩絕倫庵眉被褐兩山民
閉目宴坐方申申艤舟黑亭鷗噪昏晴楊吹花灑衣巾裁詩紀

實聊云云慎勿浪傳來怒嗔

送傅主簿

吾聞上古之士比屋皆可封有材不必登王公可憐衛青日尊
貴飛將自老風塵中傅公平生經濟手却抱一經今白首隨人
騎馬著青衫爽氣如虹射牛斗出門大哭望長安長安萬里行
路難行路難知柰何贈公一杯酒請公聽我歌崑崙之山兮高
巍巍黃河之水兮清有時洛陽少年休太息東山謝公來未遲
燕昭之事不足云陛下聖德如華勛顧公功成名遂身早退
魯連小兒能哭人

苔溪風雨中章德茂同汎

黑風翻江白雨傾檣欹柂側斷人行此時唯我與章子孤舟蕩
漾烟波裏烟波蒼蒼楊柳黃浩歌擊舷興彌長翩然一葉恣掀

舞青山白塔頻低昂朝過城南莫城北舟人問我將誰適童子
掉頭作吳語秋水夜來深幾尺忽看大字標竹林寺門對水仍
陰陰敲門見竹不見人竹間翠石何蕭森迴舟少林兩如注四
顧冥茫但烟霧魚鱉龍躍吾不知披蓑却入菰蒲去岸傍羣兒
拍手呼嗟言狂客世所無嗚呼古人今則無後來視我知何如
為君留此有聲畫題作扁舟烟雨圖

由苕溪出太湖抵陽羨十四韻

首陽山人餓至死陶公乃為餓所驅大賢出處自有意腐鼠何
得疑鵠誰初令我陁世網久抱砾研行崎嶇今晨嗟與親友
別烟波泱漭扁舟孤穹天大澤合為一回睨人境茫如無向來
蟻聚安足戀而取窘束同囚拘暮投高館燈閃閃坐談姻孔歌
黃虞曼間韋可容一息孰與臣朔肩侏儒汗顏俛首飽腥腐咄

子所樂非我娛故人殷勤入我夢云我作計陋且愚此生通塞
久自斷豈愛一勺忘江湖春風二月花叢野珊瑚玉樹惟空株
丈夫兒女各有事爲君起坐生長吁

次韻子踐雪中見寄

前年江南雪一尺腐儒共走誇三白寧知有客卧欲僵凍骨稜
層擣鐵石今年復此雪塞門江湖無處浮吾樽野風蕭蕭日色
死看人射兔蒼山根牛衣覆寒夜復夜金玉餘音轉慰藉平生
萬卷定安施一瓻送我當渠借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二

初藁二

五言律詩

臨川危素編次

番易劉耳校正

寄方韶父先生

牢落江南賦知音寄渺茫
麋行雾有芝草夢中香
逕興滄浪濶悲歌白髮長
平生今古淚滴破綠蘿裳

雨二首

兀坐九十四日雨聲殊未休
花時翻益睡茅屋不禁愁
生事吾何望春寒晚故閨江波青湍
眼萬里付靈鷗

泥濘今如此出門知路難
蓬蒿春自長樞李夢曾看未覺龍公倦
誰憐燕子寒青燈耿蕭瑟千載入憂端

雪

急雪下不止朔風終夜鳴飢蟲應蚤蟄
老鴈故南征生理真何

計沉吟獨此情山中歲酒熟不飲竟湏傾

送友人

鄉路三百里獨歸衣正單涼風紫洲水斜月白沙灘燈火期方
遠關山歲欲闌倚門應望汝莫湧駐征鞍

寄友人

憐君山水意局促守柴扉故國悲秋草涼風滿褐衣滄洲斜日
晚白社幾人歸寐冥々遙念天寒木葉稀

秋懷五首

天末雲猶玄山中歲欲徂周流吾道在嘆息古人無野鵠疑秋
樹新駒怯暝途蒼茫念同志微薄忝為儒
對酒高天豁登樓落日曛亂蟬悲暮葉老雁赴長雲落魄稽中
散極遲鄭廣文身名竟如此碌碌汝何云

稍稍秋河落娟娟宿露微天清江不息野迥樹相依回首狂歌
數經心昨夢非流螢無思極巧入絳帷飛

仰古嗟無及關情極可哀禰生牛見忌賈博直為災世肯憐棹
櫓吾曾悔草萊小詩聊戲爾何乃併生猜

風雨仍搖落江山且滯留懶從生事拙聞惜壯心休弱暮繁歌
石空槎卧汎流興懷到微物世故劇悠悠

柴荆

志日薄烏帽紫荆無定棲可能詩似錦乍取醉如泥薄業慙漁
艇深衣逐馬蹄蕭條江海興芳草故萋萋

憑軒

信有儒冠誤憑軒意欲迷山深風雨惡天濶羽毛低他日開炎
瘴連城送鼓鼙荷鋤吾媿爾未敢歎塗泥

風雨

風雨忽如此閉門方晝眠故應為計拙可復要人憐燈火羌村
路棄麻杜曲田悠悠今視昔把卷一茫然

抱琴

三尺枯桐樹相隨年歲深此行端有意何處託知音隱隱青山
夜寥寥太古心空携水仙曲更向海中岑

山中懷友七首

大府趨羣彥脩才復壯齡波瀾開白晝羽翼動青冥弱質悲殊
調明時敢獨醒未妨茅屋底寧寘抱遺經
望遠空山裏天寒夕夢孤林昏行魍魎江晚變藤蕪風雨憐同
病塵沙感壯圖向來懷古意回首未能無
踈放誰容我交遊重得君論文輕吟垂問俗到耕耘一笑能青

眼相思有白雲春風動閭巷遂往謾絲絲

何事虛齋裏猶存首蓿盤高林容偃蹇衆翼避扶搏黑夜文星動青天劍氣寒終南山正好那得悔儒冠

自是麒麟種卑栖定幾年故廬南雪下短褐北風前歲暮山林瘦天高雨露偏肯同兒女輩俛仰事春妍

卓犖恒山秀相逢綠挹琴五年風雨別四海弟兄心雪外梅花遠山中桂樹深知嵇叔夜高興滿雲林

洛社推年少清林照士林春風何處客芳草獨行深遺墨收秦刻新吟學楚音別離無一字目斷白雲岑

悼霍林栗上人

飛錫徧諸方栖身復故鄉年隨霍樹老人與一琴已暗草迷春塔窯塵鎖夜堂瀟蕭今日兩誰炷影前香

杜日重過方子踐

東風吹客衣長憶見君時一別驚雲散重來興燕期春深今兩
夕花老去年枝莫待空山裏青燈有所思

聞子踐臥病

吾子仍多病何人共解顏水聲和藥臼春色閑松閑積兩連三
月懷人隔萬山同遊况零落浩蕩可追攀

和吳贊府齋居十詠

焦桐

憊爾抱奇質無香亦自焚林高初偶得音古竟誰聞天海空遺
操冰霜見裂紋中厨方煮鶴終得舍夫君

蠹簡

六籍灰寒久名山餘舊藏淒痕微有字芸草寐無香後死嗟猶

及斯文豈遽亡世方珍貝葉掩卷一淒涼

破硯

巨璞何年鑿磨窄偶至今線紋虛綠潤雨氣失玄陰瓦礫看無異塵埃積轉深明光發携入往事復何心

殘畫

勝境不可得微納餘舊圖丹青初彷彿塵土半模糊蝶飛疑去波濤拆漸無良工今豈有為爾一長吁

舊劍

憶啓蛟龍匣提携徑出門紅塵走馬處白日報人恩歲月銅花澁雲烟斗氣昏淒涼中夜舞回首暗銷魂

塵鏡

古鏡色如墨千年獨此留玉臺蟲網暗珠匣土華浮莫嗟塵埃

滿曾令鬼魅愁盤龍驚已化雲雨夢悠悠

癡檠

不解照珠翠早同文字盟何言中路棄無復向人明兩宿高齋
夢秋吟癡館情相看幾今夕及此慨平生

敗裘

簾雨亦已久霜風雨袖窄甘從稚子哭未受故人憐雅製餘前
古深期在暮年素絲今化盡念汝獨依然

斷碑

零落秋風日何年癡廟碑圖經愁莫載耆舊說頻移野燒龜趺
失荒苔鳥跡遙知千載後拂拭轉堪悲

臥鐘

龍簣久摧折沉埋柰爾何畔民誰睥睨野衲自摩挲雅奏多年

歌銘文樂字訛斜陽荆棘裏長伴舊銅駝

吳贊府挽詩三首

鶴去愁滄海鴻飛困朔風冥冥方獨往已竟長終莫挂還鄉
劍真隨廢世弓向來曾慟尖不是為途窮

百代龍川子風流見外孫餘生唯白帽舊業自青門浩蕩期千
載蒼茫尖九原仙華雲縹渺愁絕刻舟痕

懷古餘哀思憐君尚典刑清談無俗子白髮死遺經客社荒春
汐鄉山隙夜星夕陽隣舍笛淒切可堪聽

過謝臯羽墓

識子今無日風流可復尋山林餘夢製弟子解閩音滄海它年
夢青天後疚心平生匣中劍零落遂如今

元日即事

回首人頻異興懷誰與同塵埃欺白苧歲月入青銅兩急蒼茫
外春生浩蕩中長憐故園樹一一受東風

詠樓

懷古荒碑在登樓晚望賒秋陰垂野薄江勢抱城斜天地悲游
子冰霜感歲華紅塵吹徂褐歸興及清笳

明月樓

遺堞何年有飛甍壓上頭鼓鼙不大幕香火望靈湫曲岸舟如
失遙沙樹欲浮登臨且吾土未敢恨淹留

溪南即事

莽莽長川玄行行薄莫時山光連睥睨寒色入旌楨夕鳥歸飛
急風帆遲上遲世情闢物理俛仰寄長思

含香道中

殘日亭猶遠輕風帽易斜稻畦低沒鶴草徑曲行蛇經世和無
榮謀生會有涯殷勤理黃菊畱眼待秋花

懷楊仲弘

離別驚如雨蹉跎媿後塵祗今才有數多爾術能神玉淹春風
濕烟霄碧樹新謀慙推吏事吾敢望平津

八詠樓遇方子踐

風雨三年別登臨一嗟同綠莎垂古井碧瓦暎疎桐世故違高
枕吾生劇轉蓬相逢感疇昔山處愧匆匆

杭州寄子踐

尊酒何人共春光著處同乾坤容野馬歲月失飛鴻俗眼能無
白風花故自紅向來常處士早已負諸公

次韻答子踐

不謂飛霞珮冉然
寐寘濱相看今兩夕漸近長年人往事驚如夢
何峯擬十隣平生千里駕還往得辭頻

劉聲之爐亭夜話

儒冠寧誤我壯志自多違昭代尊經術先生尚布衣清言今夕共大隱昔人稀預恐蒼山簇無從候少微

兩三首

湖闊雲如積天空兩正豪風颺無晝夜井邑帶波濤茅屋垂垂破漁舟故故高何妨張仲蔚環堵自蓬蒿

釋子吾憐汝泥行玄不難凭欄真自笑高枕敢求安天地三辰遠江湖五月寒好將遮日手却把釣魚竿

田父愁何訴龍公怒未休千畦沉翠羽百水散黃流小市猶長閑孤城併砍浮誰誅補天漏此事恐悠悠

金陵客舍漫書

不擬夫容佩終然挂牋
寒百年多事始千里一身遙巢燕驚華
屋韻鷺望赤霄蒼蒼叢桂樹愁絕小山招

陪仇仁父先生如登石頭城

談咲蓬諸老登臨失故亭薄遊成汙濱高步覺吟眸峽水通吳
白淮山入楚青平生一杯酒及此慰飄零

春日郊行雜興三首

忽忽時頻異垂垂花正繁登臨聊極目山靄可忘言風急江光
亂春濃野色昏舊遊嗟契闊覽物思空存

五畝清江曲為農計未踈那無經世策宜付絕交書野笛吹頻
歇漁舟玄罟虛卜居能有待天地本吾廬
高興真誰共佳晨祇屢經天清風細細花遠樹冥冥勝事今非

昔狂歌醉欲醒終南飛鳥外一跃向来青

次韻答友人

十載論文地才皆第一豪江湖嗟契闊風雨夢蕭騷趨走知無力標題敢自高期君養翎羽一擊可徒勞

九日登石頭城

背郭囂塵遠高秋川嶽清幽懷初曠蕩陳迹故縱橫遙望龍盤
舊長憐蟻穴爭紺園隨處闢松堞向來傾發草窺眢井看碑驗
故塋門開蒼耳路亭愛翠微名遠樹淮南山滄江鳥外明人烟
川浩渺風物歲峥嵘吹帽仍佳節傳觴但老兵愚生襟蛙鼃浪
走媿璜珩玄玄橘帆盡蕭蕭蘆葦鳴登高未成賦覽古獨含情
政復哀王粲何堪厭爾衡救廬滄海曲目斷白雲生

寄李生

有
維仙李孤標見碧梧高門畱雨露短褐混泥塗姿悍寧為
小機深或類愚洗心須貝葉游藝及檮浦政爾難藏穎惄然獨
抱竽從容觀近效偶倪事羣趨稍廢琴心曲能操牘背書誰將
窮罔象莫使避珊瑚它日逢何暮清談動至晡醉醒勞問我喜
怒得今渠契闊江湖迴飄零歲月徂青雲悲捷徑白日仰亨衢
秋社杯榆外南包橘柚初飛騰如借順能勿咷贊餘

七言律詩

送孫君文判官丈歸桐廬

唉語匆匆似夢中衣裳俄復判西風殘蟬落日那堪別瘦馬長
途喜未窮歲事已空南畝稼歸期應老故山桐興來尚有平生
棹載酒何時覓釣翁

感舊

華屋山丘不可期。峴山依舊綠叅差。空懷下榻延徐孺。無復乘舟訪戴遠。日暮更聞隣舍笛。歲寒賴有角弓詩。舊遊空寂寞。成今古冷石。秋花零零悲。

鳳凰山

蒼海東田事渺茫。行逢遺老色淒涼。為言故國遊。麋鹿渙指空山歸。鳳凰春盡綠莎迷。輦道兩多蒼苔上。官牆遙知汎水東。流畔更有平蕪與夕陽。

開元宮

誰使藏舟一夕移。紅樓翠幕未全非。曾聞帝子乘鸞去。疑有仙人跨鶴歸。烟徑月明瑤草歇。石壇露冷碧拖稀。赤欄橋畔多時立。閑看楊花作雪飛。

早起

漠漠晴簷散薄雲獨搔短髮立清晨春風入樹無行迹晚月窺
簾欲近人慙覺新吟隨夢寐不知清霧濕衣巾何人正踏長安
陌想見看花拂面塵

九日

獨立憑高發興新霜清露白復佳辰綠尊照眼不解醉黃花滿
頭應笑人構邊老僧幽期失巖南故人新句頻秋天此日併回
首鴻鴈寄書愁未回

次韻山南先生遣興二首

稍覺春風入剪裁更無魂夢到塵埃苔枝自送黃昏影寶篆頻
消白晝灰世態漸應隨日別老懷可復向人開擁爐坐聽蕭蕭
雪載酒携琴也莫來
蒲團兀坐久忘機何暇重尋是與非老鴈長雲天渺渺脫花寒

蝶思依依起看丹竈春無恙欲試青鞋雪未晞鵬鷁逍遙端可
耳玉堂何必媿紫扉

寄仇仁父先生

一官十載尚沉淪門巷蕭蕭白屋貧自有陶公為社友從呼杜
老作詩人兒曾故復輕前輩雋步誰當出後塵招隱詩成無處
寄莫雲凝碧坐愁神

寄十八丈判官

金牘淒涼四十年風流文采故依然香山老去誰同社栗里歸
來尚有田懷古坐看西日落得春寧間拄杖偏清泉白石多深
趣千載心期入近篇

寄仲山

異縣關心朔鴈飛酒燈棋雨計頻違寄書全覺嵇康懶入夢多

疑李向非黃葉閑門方寂寂碧雲迴首故依依相從
賴有梅花約試踢春風走翠微

寄友人

繫舟一別雲水鄉暮川葭菼方蒼蒼漳濱臥病它年憶渭北題詩春日長蕪菁作花已爛熳楊柳飛絮苦顛狂聞道荻苓暖堪斲遲子青鞋經澗崗

夏日澇書

枕上初殘栢子香鳥聲簾外已斜陽碧山過雨晴逾好綠樹無風晚自涼芳歲背人成荏苒好詩和夢落蒼茫求羊何不來三徑門掩殘書滿石牀

逢葉伯機

水烟沙雨送歸航楓葉蘆花已十霜瑤曲天風春夢遠墨池秋

草故游荒碧峯又是新迴雁白石依然舊化羊一咲相逢却成
別暮雲千里思茫茫

宿賈氏山房

暝色蒼茫赴遠岑獨追燈火下荒尋寒沙細水通幽徑脩竹高
楠走翠陰草草悲歡中夜語悠悠醉醒百年心石烟霜月寒無
寐坐聽鍾幽二林

送友人之京

偶緣送遠接清遊烟雨東城晚樹幽離別自應多感慨哭談未
害各風流百年芳草頻頻合萬事孤雲故故浮太華黃河入回
首春風愁絕李膺舟

答友人

芝掌峯前一杯酒別離歲晚迹相望野梅如雪遙入眼曉鴈連

天寒叫霜閉門窮巷燈火冷回首蒼山雲樹長
終時抱被却同宿愧爾詩筒遠送將

憶友人

無復高談慰索居壯心零落竟何如人間寧有金臺夢身後誰傳玉枕書半畝蒼苔埋弊地一聲白雪斷絃初芙蓉峯下聞吹笛浪滴春天草木疎

哭李無逸

青春未受二毛侵談咲俄聞變古今千日却醒徒有望九原莫作竟何心平生欠荷劉伶鉢此夜誰彈子敬琴水樂亭西烟草碧舊游回首重沾襟

過烏傷墓

丹青像設始何年翁仲遺墟自古傳時有北人來下馬不知秦

樹幾啼鵝牧童晝卧看碑路野衲春耕祭墓田回首長安西日
外茂陵松柏正蒼烟

樵興三首

昔從六客堂前客共買何山渡口船杉松夾道得古寺風雨溟
山連杜鵑憶別老僧如昨日待公幽事及它年春江正綠不能
玄勝踐蕭條祗自憐

絕囬擬作送春詩出戶春風玄不知葉底孤花猶入眼竹根稚
筍欲過眉久拋書卷都如夢間看香烟偶似癡寄語平生張仲
蔚一歡相屬竟何期

劉主玄濂相如器朱子新裁賈誼書百代風流今視昔十年懷
抱我憐渠故應曾對談諧樂也復能容禮法疎風雨蕭蕭守環
堵祇今可望故人車

寄陳君采

江淹文采碧雲消。潘岳才華玉樹凋。後爾千年開捷鑰。森然作者見風標。棋花夕日輝相並。金櫃名山路未遙。贊欲傾心數還往。高期無使竟蕭條。

次韻答吳正傳

諸老凋零半九原。後來英發見蒼然。高標寧復居人下。緩步猶湧出我前。天馬為誰生。月窟仙禽有日到。芝田論心待取同。傾蓋可使空迴雪。夜船

寄葉審言

千里相思黃葉初。喜傳消息慰離居。姓名渾入山公啓。懷袖元無賈。訖書已不耕耘供賦歛。胡令汲引到樵漁。臨岐躑躅頻回首。風雨蕭蕭鴈正疎。

獨立

數盡飛花一愴
壯心迨邇夕雲邊
十年人事空流水
二月風光已杜鵑
過眼春寧復得汙
人黃土絕堪憐故園
尚有平生約可使蒼苔到石田

即事

南陌東阡草色青
愔愔門巷客來稀
受風燕子輕相逐
著雨楊柳濕更飛
綠樹無言春又盡
紅塵如霧手頻揮
浮生莽莽吾何計
獨立看雲竟落暉

山中夜歸

溟山松葉行徑迷
獨穿華確幽步遲
驚風低艸山鳥過
寒月挂樹天星垂
泉鳴荒冢夜半落
露洗青林光陸離
茅簷抱膝者誰子
歌闋飯牛聲正悲

旅夜

歷歷飛螢度眼明獨倚高枕數殘更薄游已倦新彈鋏舊業猶
餘未棄檠一雨送晴初月色百蟲專夜故秋聲情知三十非年
少已覺人間有後生

三月三日西湖舟中

黃塵烏帽媿平生對客猶稱舊姓名此事正堪三太息祗今忍
負四難并放舟乍落空濛境送酒元無窈窕巖金谷蘭亭嗟已
矣不妨時暫濯吾纓

金陵天津橋

五雲零落渺天涯陳跡蒼茫日自斜畫角已吹邊塞曲紅藍新
長內園花可憐遺老埋黃壤曾倚春風望翠華好在北山猿与
鶴依然同住舊烟霞

送人歸豫章

已覺棲遲懶曳裾可能為我強躊躇一帆秋色紅塵外千里江
闊白鷺初建業水清誰共飲潯陽潮斬宦無書黃金未盡朱顏
在莫種樞華學隱居

哭陳茂卿

多病文園鬢未霜可人風味故難忘豈期夜壑舟無竟使春
天草不芳賣藥築時來海上遺文湏我訪襄陽誰憐後先仍漂
泊雲白山青自故鄉

宣城客中偶書

眼看春霄擁勝流漂零回首媿沙漚黃塵烏帽知誰為白飯青
芻渡此閭未必嵇康能作吏何妨李廣不封侯敬亭雲鳥知無
恙歎段惟湏逐後遊

梳頭得白髮

偶逐飛雲別，磽岡解纓聊。爾濯滄浪襟，懷已久。無山水容贊誰。
令有雪霜未必丹砂真，却老可須白首更為郎。前脩未遠斯文在，
努力無愁岐路長。

送韶父先生遊京口

不到南徐三十春，好將夢寐吊遺民。也知往事如流水，祗想重
來是後身。棹響關河風色暮，雲離野服鬢毛新。舊游偶失扶桑
路，煩向滄江一問津。

山南先生挽詩

仰驚喬嶽失嶙峋，千載風流可淒愴。點有丹砂輕縣令，橐無意
立詫將軍苧袍歲月孤。青簡石室文章闕，白雲波盡俟芭悲。獨
立短衣高馬祖糾糾。

喜方韶父先生至蕉懷山南先生

夢覺秋宵失薜蘿尚煩青簡慰蹉跎山中舊別期猶在歲晚相
逢感易多華表神僊成寐寘靈光風雨見嗟哉百年珍重斯文
寄趼足脩程可柰何

韶父先生有詩漫次韻以和

兩翁故渡可憐人傾蓋長安四十春華屋山丘如隔日夜床風
雨得彌旬書藏藥裹仍仍在橘刺藤梢一一新湯寫餘哀寄冥
漠大荒誰見下麒麟

寄張如心

謬羨侏儒抱一囊舊游搔首獨淒涼連天斷雁初沉日匝地寒
花欲有霜間道為郎須白髮未殊高枕待黃粱紅顏好在張公
子坐聽松風春晝長

送王傳羽靜江教授

丞相威名震百蠻蕭條異代得吾賢宦游忽過三湘去家學應
令四海傳北望大半連上國夜占鶴尾直中天炎風朔雪皆王
土未覺青春雨露偏

碧蓮峯下駐飛驥風土遙知久自諳會有新書裨禹貢坐聞舊
俗化周南深篁盡日迷山鬼毒草無時起瘴嵐珍重斯文強食
飯謗謗丹荔与黃甘

送楊州傳學正

全淮控制列城遙尚想青春虎豹驕一日江山走珠玉萬家燈
火沸笙簫喜逢才俊登文署好頌升平答聖朝芍藥瓊花兒女
事可緣風月逗華鑰

余山

春雲牢落鴈無聲沙岸參差石有稜
蹇屐湯窮芳艸徑一龕長
愧白頭僧晴濤閃閃翻孤日山木昏昏捲翠藤後夜清風渺遙
念夢遊空指上方燈

龍潭山

二月清江照眼明避風舟楫渺迴汀
沂雲抉雨時時黑密葉藏花
樹樹青習隱未成陶令賦行謌聊共屈原醒碧潭光景無消
息坐看魚兒點翠萍

遺興

青雲如夢慨平生白髮驚春忽數莖漸覺交游隨日別強促顏
色逐人行百年松櫟誰能去五畝煙霞故可耕妄念掃除渾欲
盡少游何得尚相輕

次韻方子踐觀潮

潮生潮落有時休。朝暮吳兒樂。白頭被髮抵諱。迎駭浪側身。寧
解障奔流。江吹碧瓦人聲曉。雲閃朱旗海氣秋。後夜月明天在
水。有誰能此試登樓。

次韻子踐秋社歸巖南

父悟清都是夢中未嫌短褐任飄蓬。時情冉冉心如醉。世議紛
紛耳欲聾。會種粉榆依漢社。共談禾稼續豳風。蹉跎偶負平生
約。已復人間歲一終。

予與劉君師魯為文字交十有四年而固未嘗相識也茲
過武林偶遂良覲有喜而賦

邂逅神交十載餘。青楓落月幾愁予。何言此日同傾蓋。勝讀平
生未見書。天上玉堂容可到。山中金匱得長虛。故多餘事宜商
略。可待秋風怨索居。

杭州寄里中一二同志

故山有路去無從
燈火闌心夢不通
浪走紅塵真自笑
舊游白社竟誰同
胸中好貯千巖秀
眼底徐觀萬馬空
風雨未休鴻鴈斷
此懷渺渺故難窮

同儒上人謁黃尊師于龍翔上方脩撰鄧公適至輒成小詩用紀盛集

坐陪三老盡文雄
政爾衣冠不苟同
談笑流傳成故事
畫圖想像見高風
丹崖方與霞標峻
碧海誰能鐵網空
謀託下陳虛詫飛揚
無力思何窮

客樓雨中

江城飄泊動經年
盡日高樓閣過船
睡起小窓初聽雨
岸旁垂柳已生煙
坐拏歲月今如此
每望雲山欲泫然
尚喜游從得諸

庚時將樂事寄新篇

次韻答蔣春卿

不謂紅塵拂面時軒然談笑一舒眉晴風石鼎浮花乳夜雨春盤冷碧絲握手遽成三宿戀論心那覺十年遲酒船魚網歸無計未必山前白鷺知

送楊山長歸錢塘

百里鄉心海鴈飛三年宦况野鷗知兒童早已占歸信弟子應能頌去思茅屋荒田春草草杏花深巷雨絲絲人生適意須行樂駒馬高車恐未遲

章德懋同登車蓋山

城南日日望蘇灣碧樹童童蓋一山何意茲辰成邂逅與君携手共躋攀鉤衣亂石通高步着面和風啓醉顏尚愛碑銘多楷

則俗書且勿闖妖嬪

重遊毗山

十載重來思惘然勝遊邂逅一開顏
高林有色煙雲淨曲徑無香草樹閑漫遣金樽
催白日絕憐紅粉涴青山南朝舊迹今誰記
腸斷風流不可攀

湖山遇葉士心因寄郭祥卿架閣

謝公城下蹋春暉最憶東園夜不歸落月清樽波漱漱高花銀
燭霧霏霏未愁強醉羅衣濕政恐重來燕麥稀大地風濤竟誰
料九霄一鵠看橫飛

大卿牟公挽詩

靈光一夕失崔嵬多士相逢淚雨摧
夾道共看丹旐去遺民猶憶繡衣來蕭蕭悲吹蘋花冷渺渺鄉山杜宇哀
發盡貞元舊朝

士臨岐無語重徘徊

後生無復望儀刑青史徒煩列姓名窮有遺文成鉅冢死無新
爵上銘旌瓜田方任蓬蒿沒玉樹偏依雨露生舊笏滿床知未
墜翰林風月向來清

次韻年主薄南湖客中

遙望仙橈度碧湖翩然高興不枝梧也知白髮行相待無柰青
山不受呼過眼光風殊獵獵靄衣多露已塗塗相逢幸及南枝
好一笑聊須引百壺

次韻姚子敬教授筠庵別業

故園煙樹渺江關長愧求閑未得閑客路獨愁黃葉下高人正
在白雲間卜隣儻遂容依止載酒終期共往還未害看山仍拄
笏一竿付我釣滄灣

次韻別程晉輔教授

落拓江湖久不歸相逢還及試春衣忽聞煙際蘭橈動誰共花
前玉宇飛青眼故多知已在黑頭未覺壯心違赤霄孔翠吾何
望嗟嗟隣雞爾自肥

花信

已覺尋芳去較遲千林紅紫想紛披幾經夜雨能無恙試問春
風竟不知斜日遊蜂應有夢野亭立馬已多時殷勤却是江南
客曾擘冰霜寄一枝

草意

澹煙斜照舊離離吐漫芳心欲向誰可是忘憂能自得若教指
佞定無私東風江上何人識南國春來有夢知留取青青承雨
露未應紅紫浪相疑

五言絕句

山中偶題

古苔隱石色寒花明藥叢有時白矯雨終日青松風

夜坐

涼風動千里孤坐思滄洲白露洗明月青天此夜秋

七言絕句

寒食舟中

東風溪水碧漣漣溪上青蘿獨繫舡正是落花寒夜水煙沙

月又啼鵝

宋御史王公

有人新自角東來別後音書第一回欲問布帆無恙否豈知塵
世隔蓬萊

被髮胡為竟渡河由來魑魅喜人過不須待聽山陽笛一曲笙
篌哀思多

早歲棲身擬鳳池桑田為海已多時路人方為乘驄止流水生
涯邇可悲

玉堂政要謫仙人何意先成采石墳人物渺然時事異漫令平
地有青雲

金阜原頭草未生兒郎俄已去騎鯨黃泉會有相逢處轉見人
間子母情

掉頭東下苦匆匆徑挾羣仙入貝宮眼底珊瑚高百尺釣竿吹
折一絲風

膠液中流事可歎海雲飛雨失青天陸郎地下驚相見應許來
遲三十年

孤兒思父母憐兒忍見銘旌獨返時畢竟江魚與螻蟻世間何物最堪悲

楚客猶疑刻劍痕秋風已到孟嘗門殘潮落月天涯夜剪紙誰招萬里魂

天吳罔象政縱橫誰認鼈山頂上行海氣昏昏風雨惡夢中無
略弔先生

金陵客中送友人歸里

青陽河畔杜鵑啼歸路如弦定不迷應到故山叢桂裏哭人騎
馬學聰雞

有感

橘柚青黃照眼垂秋風籬落自紛披頰聞玉食登鸞轡不獨涪
州有荔枝

漢室需才拔隱淪鼓刀屠狗正求伸可憐風雪南山下未有它年射虎人

葉審言張子良同遊北山智者寺既歸復與子良至赤松由小桃源登煉丹山謁二皇君祠因宿寶積觀

天風吹我度崕嶧春著千巒漪漪青紫陌紅塵寧有此十年空負比山靈

芙蓉峯下南朝寺水秀山明兩絕奇更向水窮山盡處一菴高貯碧雲師

却問仙山去幾程白雲如簇近相迎直湏不脫登山屐行盡松聲與水聲

山中今是太平民尚與人間隔幾座流水桃花三百曲莫教重誤武陵人

偶看飛花逐水紅
不知身過亂雲東
頭旋覺峯巒別
惟有青天面面同

雙鶴冲天歲月多
至今香火壓嵯峨
劉郎不是無兄弟
柰此丹雞白犬何

坐愛春泉響翠微
玉花吹濕薜蘿衣
何人為擘冰壺破
共看青天白練飛

削立城心雙白塔
幾疑日月費撐支
一朝頓在闌干底
始悟從來見處卑

遙憶仙華鶴髮翁
清泉白石滿奇曾
若為此日千峯頂
更試平生九節筇

一宿山中竟莫留
可能長伴赤松遊
殷勤好去張公子
休愛人間萬戶侯

避暑圖

一丘一壑古遺民
十里清風不屬人
閑對青山揮白扇
世間何物是紅塵

圍棋圖

有客看棋洞口歸天荒地老已多時
人言此客殊瘦絕畫裏看棋我更癡

陶學士驛舍圖

一咲相逢亦偶然
浪將恩怨向人傳
無端更被丹青污
狼藉春風數百年

次韻章兄雨中書懷

卧聽風水共喧喧
起視青空白兩懸
祗謂乘田可無恙
不知江勢欲吞天

茫茫平陸一尺水瑟瑟涼飈五月秋莫為天公無皂白誤將陰
雨怨鳴鳩

故山回首杜鵑啼客舍誰憐寄一炊賴有四門章博士不緣風
雨廢談詩

春盡餘寒去却回首江天五月未聞雷南風祇在浮雲外彈折朱
弦喚不來

草長故山懷獨往苔生今雨歎離居誰能共飲桃源酒一醉千
年不願餘

偈二首

父謂聲聞難作佛今知龍女解成男分明信有旁人分五十三
身第一參

息心無想成無記有見還同有相存不盡普賢殊勝行隨方願

啓一城門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二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三

初葉三

賦

臨川危素編次

番易劉耳校正

離居賦

慨予後古人而生兮恒索志以好脩憑祖先之遺業兮援往列之餘休粵絶角以授經兮歲行汨其已周獨貿貿吾何故兮庶遠悔而違郵攬雋惄以我彌兮懿前志之為謀非夫人察予之衷兮孰蹭蹬而見收胡閔勉抱故獨兮曠周旋於窮隙廓私處而莫伍兮愴增思以懷愁昔回路之相贈兮竭所獲以交投卒並轡以疾驅兮入聖域而彌優彼獨何人兮予願忍耻而蒙羞惟昔者之擇從兮極遠討而旁搜衆雜還其既多兮邈異趣之交鈎紛詣詣以微逐兮咸胥顧而勸憂曰予行之不可兮矧將勗予以良猷居快悒其誰語兮弦予歌之幽幽恫惚恍以願懷

兮耿孤倡而無酬哀下土之空濁兮駭奔飛其呀咻大龜視予
以吉卜兮曷去之而遐遊廣輪曼曼而靡極兮忽又惑其所由
非識路為之先道兮懼九折之摧吾輶羞尤豫以狐疑兮悵臨
岐而夷猶軫中情之戀嫪兮恩勃鬱而莫抽噫遺行之已累兮
固吾以為贊疣弗瞑眩之是圖兮何厭疾之能瘳堅所秉猶未
怠兮悼年歲之易道諒予懷之既騁兮雖坎壈其敢偷苟非予
之所存兮夫又何求結順言而招要兮遂矢心以綢繆夫有恃
以為善兮詎無成而淹留

騁

訟體

皇靈正直兮冒下惟仁肇毓嘉種兮誕生烝人胡汝魃之暴亢
兮盜威柄以自神禍玄是司兮俾闕庶伸窮千里以逞毒兮豈

此土為匪民歲丁未而孕孽乎敝九丘之邇凶乘陽竊出乎霍
霍隆隆斥棄輿馬乎謂肥墮其猶龍絳帑形削乎疾走如風揚
氛墻於滄涂兮瞻我野其童童餓糧殫於草木兮搏塊礲之不
可食旄倪僵尸兮疆效死力首丘而弗遑兮胡愍隸之可得孤
狸飽而跳踉兮腐骭縱橫蘋出戶兮室無笑聲野蓁蓁其誰闢
兮鄰火煜其宵行皇保下人兮曷極夜而極斯樂人之死兮職
魅所為耗賊太和兮遏玄澤於既施朋殃友厲兮出入教娛仰
九關而逞懶兮予跋蹠其屢止曰無往而弗復兮其悔禍之汝
嫉胡披猖而荐肆兮將窮菑乎今茲扇虐燄於熒熒兮導伯強
使先之怒氣焯其如饋兮憐薄人之四肢挺刃歛至于狼顧睞
睞曾遺民其幾何兮矧有秋以為期咨汝魅兮誠忮忍而險愬
憑妖矜孽萃畔戾聖則謂吾莫汝燭兮何裸身頂目而辟易有

赫臨汝乎頤微臣其何力命不可久數乎威不可久乘耽怙終而稔毒兮能自逭於天刑皇斯震怒兮尚叱咤乎雷霆斧鉞孔利乎百神效靈害哉屏絕兮鬯嘉生於百齡磔棄妖贊乎沈溺清冷嗟歎弗悛兮後雖悔其何懲

荅問

荅客問

傑大德中忝被選舉一時後進之士多見拔擢而傑方深居田里或譏其苞苴不脩以為迂闊廻倣昔賢述其問荅之辭云

客問主人曰蓋聞周平道者不貞於小諒通乎變者不偭於俗度所以超尋常而建榮名者也是故劉澤捐百金而王全燕不韋資奇玩以相疆秦由此言之豈非仁者固以財發身耶今吾子餐醇醴毅芳華畢弋文翰之林而藩道德以為家有日矣生

逢熙洽之朝名列英俊之列曾不能披金闈歷絳闕騰驤翁
揚眉鼓舌使聞之者膽寒炙之者手熱下是猶不得輸筋力效
智能於斗食之末然且傴勉趨選擇地而超持下執雖以踴踔
平泥塗子之為術不既疏乎於是主人瞠然而眴睂然而笑曰
若客之言毋乃眩勢交之榮悴昧俗化之隆庳睹權權之利用
而將乘之階祀也曩者王途塗濁漂接足惄惄婢婢壞壞蠹
蠹川奔焱馳爪擊角觸富者蹈顯榮貧者嬰賤辱當是之時毀
廉棄行懷膏潤以賈媚悅者蓋不可勝錄也一旦恩移勢奪權
傾位軋金銷石毀星離電滅信夫以膏沃火者膏盡則火微以
利銅交者利盡則交絕爾其便翾捷疾更起迭仆朝蹠要津夕
窶羈旅曾得喪之幾何而蒙詬於終古是宜顏子殉志於簞瓢
魯連唾睨於商賈長驚獨立蟬蛻淳溷而弗顧也今國家陶泰

和淳淳源軒燧農轍義軒厖恩濺澤旁魄布濩圓顱方趾之民
濯沐神化者無不抱信讓揭貞素藉禮義之衽席服中正之冠
履時則羣公庶尹濟濟鱗列騰声發采作世玉雪譬若以伯夷
為太傅曾參為司徒公儀休為御史孟公綽為尚書原思為博士
於陵仲子為大夫鮑焦給事於黃門默婁待詔於公車邈哉
此非常之際亘億齡之所無繇是遐陬裔壤嵬岸之士莫不舒
翹振華纓冠縱履喟喟于于以觀羔幣之所桓雖以眇膺遷延
朝佔夕呻亦且睢盱批捩羞沒齒而無聞也然而淹遠有時顯
默有宜故甘生以童孺都上卿而太公白首迺為萬乘師此理
之固然而物之不可必齊者也今吾子處盛時而談州季當羣
居而言財利柰之何笑嗚玉曳履之舒徐而欲挾璫離騷裏以
助其駛耶客乃慨然有間曰夫市井之言不足以陳於先生之

前固也敢問君子之將售其志者亦潔名以為高矜已以自憲而已乎主人曰何為其然也昔百里用秦鬻身五羊鞅介嬖豎厥開富疆毛生重趙引錐脫囊孔舍魯而歷聘擊匿媵以要湯是皆韞不世之閟畧將圖霸而謀王誠懼夫厥志之弗寃寧卑已而遑遑夫以鯀生鱗淺豪補縷拾退若失九牛之一毛進若增太倉之一粒固宜量簣而容度縷而汲亦安敢肩聖誥而駢立哉迺若樹不貪以為名宋司城之寶也弗枉尋以合汙鄒孟氏之道也斯吾徒之所知而百世之師表也且予聞之時盈時虛天理之常迺仁迺義人道之絶是以君子立不易方故曰勿行爾悔無患名不大勿信爾欺無患祿不隨客獨不觀夫蘭滋九畹珠媚重淵無脛以自致無舌以自宣至其流光晶吐郁烈則人亦莫得而棄捐也若夫卜生投間於乏輿張季藉勢於雄

賞相如發軔於武騎次公奮迹於沈黎是亦非寔人子之可幾
獨共已矣命而奚疑

雜著

賈諭

曷嘗觀於賈區乎吳之鹽蜀之布會稽之美箭代之名馬至於
漆枲卮筋膠藥物之衆無不叢聚區列而貝璣丹銀重淵邃
谷怪珍之產又皆篝火腰絇冒百死之禍乃能奪而出諸虎豹
蛟蠶之宅亦且畢致而錯陳焉彼其役傭工費舟車遑遑顚顚
心計目察晳者閑者在筐筥者匱而藏者辨之患弗良聚之患
弗豐耳辨而良則售益博聚而豐則獲益厚其貨誠千金也人
且以千金至矣求其張盧肆負櫈橐自廁其間而能以操奇贏
者無有也於是日具鼓起囊金適市者莫不鱗集蟻合辨物以

莫賈焉方囂譁烟燼之中一旦有委千金於販夫販婦而未嘗少見德色者誠將文致其利而向之千金非以施愛云爾也仁義忠信士之大寶而爵祿車服國家之千金矣夫其為寶也非必燭幽絕深涉死地而後能有也彼飾虛懷枵號呼以望售者何憧憧耶償人之直而能無德色者又幾人耶嗚呼市井之事學士大夫所共譏鄙而羞以汚齒牙也今之稱乎大人君子者果何如哉果何如哉

讀賈生傳

屈原死後百有餘年而漢有賈生以適去過湘水乃投書以弔屈原太史公蓋合二子以為傳夫亦徒見生之為文愁痛無聊發憤壹鬱不殊於原而未極其趣者也夫懷王受欺於張儀疏屈原而不用身陷國蹙為天下笑頃襄親值其亂而曾不悟反

怒原遷之江南而楚亦尋滅彼屈原者誠悼夫存君興國之志終無所伸而為是幾憤無聊也生之在漢非有肺附之親歷試之久顧於卒然遇主之頃欲使盡去其舊而唯己之所欲為一不見用則遂自附於原而待其君以亡國之主誠何理耶夫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事至不輕也大臣不聞議士不與而遽自草具其儀法可不可哉絳灌之屬皆先帝舊臣苟遠嫌而不言則誰當言者且此二四公位為將相爵為通侯權寵之盛豈復有過於是亦何忌而不容一新進之賈生耶然則謂生以說去而遂以配於屈原者甚不然也夫生之始欲改定制度也將無以天下為既和洽歟至其論厝火積薪之教顧在乎數年之後凡其言之可行而必效者大抵皆南遷之餘也吾意生以憂患怵迫習於世故未必不悔其前言之易而尚肯

尤人之短已朴然則今之疾視絳灌之屬而比之上官子蘭者
又非必生之志也周人之詩曰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絳灌之
屬安足以知此徒使如賈生者不得盡其材反以年少初學而
見斥遠則其蒙蔽賢之譏非不幸哉

陸君實傳後叙

僕為此叙時固已不敢悉以客語為信及來京師將取正於太史氏而新史所紀二王事與尤薦家始以其填海錄等書上進又不能無有所見所聞之異辭謹據其一二附注于舊文之下以訂其訛舛補其闕遺云

陸君秀夫之死楚人龔先生開既為立傳且曰君實死事得之里人尹應許尹得之翟招討國秀翟得之辛侍郎來華而君實在海上乃有手書日記日記藏鄧禮部光薦家數從鄧取之不得故傳所登載殊弗能詳至公之官位為丞相為樞密使亦且貳其傳而莫能定因字稱之曰君實而不爵蓋闕疑也僕往在

金陵客有來自番禺者頗能道崖山事云宋益王之踐帝位也

不踰年而改稱景炎

歲丙子五月乙未朔宋丞相陳宜中等立為福安府新史所書無非其實而大明年正月改元景炎升福州

典故傳聞之舛誤以景炎為咸熙云

明年南遷化之礪州

景炎改元次年正月次甲子門明

之十一月御舟入海自泉而潮十二月次甲子門明

梅蔚四月移廣州境次官富場六月次古壠九月次濱灣十二

月駐秀山名武山一名虎頭山入海至井澳一名仙女澳風

大作舟敗幾溺復入海至七州

洋欲往古城不果遂駐礪州鎮

碑成疾以至大漸遇風之日新

子填海錄以為丙寅越三日庚午衛王龍位是日黃

龍見海上羣臣皆賀乃升其地為翔龍縣庚午龍見海中書

於

是日午登壇禮畢還宮御輦所向有龍峯空而上身首角目俱

全暨入宮雲陰不見非見於海中也翔龍縣填海錄以為詳龍

入以為拜張世傑少傅樞密使蘇劉義開府儀同三司殿前都

指揮使陸秀夫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餘進官有差

新造景炎

之初世傑為檢校少傅兩鎮節度使樞密副使兼福建廣南宣

撫大使劉義為檢校少保節度使主管殿前司公事兼諸路經

龍興

制累遷樞尚書加端明殿學士尋謫潮州明年七月劉義罷經制
等使免兼殿司十月秀夫還行朝除同簽書樞密院事祥興嗣
立世傑以樞副秉國政秀夫以簽樞裨助之皆未嘗進拜惟劉
義以問官累加開府儀同三司填海錄所載會雷州失守而六

軍所泊居雷化大牙處乃稍北徙廣州之境五月寓梓宮於香

山縣尋葬其地上廟號曰端宗陳宜中以宰相為山陵使事畢

宜中一夕浮海去莫知所之

上廟號以四月辛巳梓宮發引以八月乙亥永福陵備宮復土以九月壬午朔皆非五月亦非先萬於香山先是宜中宰相位而以南

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御再次祠州衆舟皆來會惟宜中自南

蕃洋轉施往占城累召竟不至山陵使乃魏文毅六月世傑等

學士曾端子非宜中也見填海錄而新史不書

遂奉御舟抵崖山崖山者在新會縣南八十里鉅海中與奇石

山相對立如兩扇潮汐之所出入也山故有鎮戍世傑以為此

天險可扼以自固始不復事轉徙矣

六月己未御舟發祠州乙亥至新會縣廟居里之崖

山起行殿庚辰升廣州為祥興府見填海歸而新史謂升廣州為翔龍府

宜中之去劉義追之不能

及夜泊仙女灣俄有天火飛集其舟延燒衆舟樂盡

劉義追中事無可

考八月庚申月貫南斗己巳夜復有星大如缶衆小星千百隨

新史而填海錄以為癸亥夜一鼓後墮廣州南初墮紅大如箕
中爆裂為五既墮地殷如鳴鼓一時頃止非墮落於海中也

其年十月蒙古漢軍數路並進江東宣慰使張弘範以舟師由

海道出漳江西行省叅知政事李恒以步騎出梅嶺

弘範耳蒙古漢

軍都元帥恒為副元帥大典所書可考而恒廟碑謂恒為都元帥江淮省亦遣弘範至自華朝明年正月己酉

朔宋改年祥興行元會禮丁巳登海舟

世榮就崖山巷碁結巨艦千餘艘為方陣中艦

外舳賈以大索四圍起樓橹如城堞以待敵見大典新史及填海錄

己未弘範兵至崖山庚午恒亦以兵來會乃先遣斷其汲道舟人茹乾糗餘十日渴甚則下

掬海水飲之海鹹不可飲飲者亦輒病嘔洩軍中大困

事見大典及填海錄

海錄新史不書二月戊寅朔世傑部將陳寶降

陳寶以二月戊寅朔降見新史而填海錄及其

所撰祥興本紀於正月乙丑書統制陳寶與撥發張達忿爭而降又書統制陳忠與撥發張成不協而降其實一事而月日亦

與新史不同

癸未大戰恒南向隨潮下弘範北向隨潮上夾攻之

早潮退攻其北至午潮上弘範攻其南見新史恒廟碑不

書而弘範廟碑詳書之但誤以癸未為癸未之明日云

癸未大戰恒南向隨潮下弘範北向隨潮上夾攻之

至日中戰未決會日暮雨暴作昏霧四塞宋師部伍大亂秀夫

朝服抱宋主赴水死

世傑命小舟取幼主入己舟秀夫懼世傑

自沈後宮及百官吏士後死者以萬數

國秀等文武班行之

降者猶百餘人是歲實至元之十六年也

國秀官承宣使見大典其父貴以復州迎

降而國秀在海上為龍神

劉義等三十餘艘斬纜東潮而遁世傑出仙女澳

已死填海錄所載已詳至叙國秀事乃多誤書其名曰貴云

世傑知大事已去乃挾鬪艦十八潰圍奔南恩州五月庚戌還

至海陵港遇颶風舟敗死焉餘衆盡沒自是嶺海間無復宋軍

旗幟矣

得風入洋追兵不及而還舟至山東欲向占城土豪強

之回廣東乃回舟檣南恩之海陵山散潰稍集謀入廣澤宗室

子立之六月庚辰颶風大作將士勸世傑登岸世傑慮為人所

圖即登施樓露香以祝風壽愈甚墮水溺死諸將焚其尸函骨

葬潮居里赤坎村劉義出海洋後為其下所殺見填海錄云

其事往往傳所不書竊嘗有志論錄附傳而行以備本事然恨

其不能記

陸公終何官

秀夫

終於端明殿學士

事見填海錄

新皮書

秀夫景炎之初

為左丞相

而大典於秀夫之死第稱

之曰端明殿學士蓋丞相文天祥家傳謂秀夫以樞密

兼宰相

廟碑又誤以端明為資政云

又慮

所談

三十年前事

道里時日

簽書樞密院事祥興之初為左丞相而大典於秀夫之死第稱

者言其以簽樞行相事耳恒

謂秀夫以樞密

兼宰相

廟碑又誤以端明為資政云

又慮

所談

三十年前事

道里時日

不容無小失謬故久未敢稱述後遊宣城有蘇寶章者縣小吏
也僕解逅見之戲謂曰前朝貼職乃有寶章誰以是字汝縣吏
亦帶職耶其人無所對旁一人曰是人乃蘇劉義之子以恩補
官嘗直寶章閣人習呼之而莫能變非字也劉義次子景由直寶章閣見填海錄

黃潛謹叙

說水贈蔣春卿

陽羨蔣君春卿嗣主安定教事於吳興以秩滿去友生金華黃潛送之苕溪之陽酌之水而與之言曰君知水之為物乎嶽巖礬空一掬之多遺針掇芥可指而取非不冷然冰骨雪齒也無搖焉無溷焉斯可耳及其去而為湍為澗也嵩山跨谷厯百折而弗顧不既壯歟然而迫於風則驚扼於石則怒矣若夫釀為三江鍾為七澤茫茫演溢涵煙霏而滔日星者漫不知其幾百里泊乎其休汨乎其不可留沈沈乎黃龍之所宮穹龜鉅魚之所家鰐蛤生焉而不以為隘也來牛去馬飲焉而不以為耗也鳧鷺出沒焉而不以為穢也螃蟹投焉而不以為汚且辱也神妖物怪居焉游焉而不以為異也千漚萬泡交起互滅濶混爾

淳滿爾洩之莫能害其蓄撓之莫能亂其澄潛淵之珍參錯朗耀而荒查覲石屑瑣附麗之物亦無所不容也嗟乎水一而已其量之相遠固如此非夫所處者異勢耶今君之去山谷也久矣接天潢度瀛海且有曰盍亦拓七澤以爲襟舒三江以爲帶而無以是冰雪者沾沾自憲哉雖然水行天地間其適也愈遠則其趨也愈下孔子蓋稱智者樂水夫不激不流非智者不足以與此君非智者與持涓滴以助波瀾祗彊頽耳離歌旣闋風帆遽張因次第其語書以識別

記先世墓誌銘

右墓誌銘二通前銘黃夫人宗氏於潛為七世祖妣實故京城留守兼開封尹贈觀文殿學士忠簡公澤之堂妹作銘者夫人之姪穎忠簡子也忠簡薨于汴數日將士去者十五汴人以穎

嘗居戎幕得士卒心相率言于朝請以繼其父任時已除杜充
留守乃以穎直秘閣為其判官尋與充議不合去秦檜枋國參
政李光得罪免穎坐貽光書有忽聞遠邇豈勝惶駭等語降三
官銘作於擒死之月曰右朝奉大夫者其元官也又兩月遂為
兵部郎中終其官後銘居士黃公夫人第三子是為潛之六世
祖公第二子諱紹祖則潛之五世祖也作銘者公之甥喻良能
前銘叙女適喻棕光者其父也以子貴累贈中散大夫子男五
人皆黃氏出而其四人俱以文章家知名良倚良能同擢紹興
丁丑第良材國子進士良弼國學進士龍川陳亮稱烏傷四君
子叔奇之文精深簡雅季直之文蔚茂馳騁叔奇者良能字季
直者良弼字其二人則何洛茂恭陳炳德先也良能仕子朝嘗
為太常丞兼工部郎官以朝議大夫義烏縣開國男致其事有

香山集行於世而此銘不載集中居士公樂府蓋題秦檜所建太平樓僕臣謂檜也公歿迨今百五十有五年遺文皆散落惟所賦樂府猶為人所傳誦潛嘗訪求得它詩文與樂府合五千餘言第為三卷間又後宗氏得此二銘謹錄而藏之庶來者有考也

記居士公樂府

右居士公題太平樓滿庭芳即誌銘稱公所作樂府也舊傳秦檜所建按宋史紹興五年五月神武中軍統制楊沂中發卒輦怪石寘太平樓廁中侍御史張絢劾奏其事沂中坐罰金是時檜已去相位則樓之建當在檜秉政初暨檜再相和議成日使士人歌誦太平中興之美樂府所為作也時檜命察事卒數百游市中聞言其姦者輒捕送大理獄殺之上書言朝政者例貶

萬里外忠正之士多避山林間公亦歸隱不復出矣潛旣錄二
銘并以公樂府及何公恪跋文附見其左恪乃龍川所謂烏傷
四君子之一也

右居士公和東坡百字令見苕溪胡仔所編草堂詩餘評曰東
坡赤壁詞語意高妙真古今絕唱近時有人和此詞題於郵亭
壁間不著姓氏語雖麤豪亦氣槩可喜潛以家集較之不同者
三十九字家集蓋近歲潛從族人訪求編入而苕溪則得於當
時壁間所題然亦間有舛誤而不可通者乃傳刻之訛也今悉
以家集訂定焉

山南先生集後記

右山南先生集凡二十卷記曰辭必已出古也騷不必如詩玄
不必如易而太史公書不必如尚書春秋十三國風之作大抵

發乎情耳矣然而止乎禮義發乎情故千載殊時而五方異感
也止乎禮義以天地之心為本者也其為本不二故言可得而
知也有如先生之閑材傑志百不一施而其言猶莫為世所貴
則言豈誠易知哉蓋先生自少時為舉子業已能知非之遠其
年邁而氣益定支離之習刊落盡矣故其為文逸出橫厲辭如
風雨之所潤動雜葩異卉不擇地而輒發人見其徜徉恣肆惟
意所之而止耳世之善為近似者方竊竊然揣量剽掇譁衆以
立的而曰吾古學也陳性命者躡幽微辨名數者憚豪末而先
生之文過而不行矣孰知夫繇繇儻儻浮湛俗間其自視吾言
蜩甲爾蛇蛻爾豈復累於稱譏者耶潛受學於先生最久且親
誠悼其餘芳溢流無所託以被于後乃因先生所自序夢橐疾
橐聽兩橐者合而一之目曰山南先生集嗚呼是其為言也

非出於古非不出於古也夫能不二於古今而有不以天地之心為本者乎綿千撰貫萬彙而無遷壞淪滅者莫壽於是物矣區區之篇櫝尚奚為哉姑用以致吾意焉爾先生之氏名與出處大槩潛既為之述茲不復云

贊

閑閑贊

客有談玄教嗣師閑閑公於僕者曰夫閑無為也無事也公固方外士亦既登鈞天之庭而主列仙之籍烏乎閑僕聞而笑曰嘻嫫嫫不足以語扶搖之高蛭螭不足以語溟渤之廣安得執迂儒曲士之見以窺夫強名者哉請贊公之道以祛子之惑可乎客曰唯唯乃為之贊曰

謂之仕也而委廊廟於泥塗謂之隱也而等山林於蓬廬衆方

昭昭我且于于孰知夫白若辱大方無隅出入消搖與道為俱
放情八絃之表游心萬彙之初是固軒裳所不能繫丘壑所不
能拘夫閑之又閑者非斯人之後也歟

碑

長興州東嶽行官碑

今天子履

帝位作神主厥既奉吉玉于廟于郊則遣漏禮羣望且俾有司
歲時事母缺惟長興之為州北距泰山幾三千里而州西五峯
之巔嶽神別祠在焉知州前秘書少監呂公澍同知州事今監
察御史馬公鎔承命震惕祗帥僚吏卜日之吉咸會祠下明盛
旣蠲法齊旣實備服就位周視祠庭棟桷腐敗階序折墮登降
俛伏若罔克施大懼缺民望貽神羞無以稱塞旨意由禮考宜

將有加飾迺捐祿廩用為衆倡僚佐吏士交贊而協助焉於是
州之大家洎浮屠氏下逮市井工伎販傭之夫莫不稱力而受
事分曹而賦功凡所以經畫而相勞之者合志殫慮靡有弗恪
藻櫨繪栱煥焉聿新龍駕帝服具嚴像設屋之以間計者總七
十有八因而苴治者四十有九撤而剏制者二十有九經始於
皇慶元年之十二月而告成於明年之三月謹按祭法諸侯山
川在封內則祀之未有越境而徼福者岱宗魯望也遐方逖壤
奔走祠事因敢自後何哉公羊氏稱泰山之雲不崇朝而雨天
下其威神德惠之所加被列諸守祀夫亦禮以義起者也或謂
人之生命神實制之故特為世所敬畏而尊事其果然耶惟時
長吏克謹命祀匪懈有虔不宜無以垂示來裔也是用揚之頌
聲勒茲樂石其辭曰

魏魏依宗包方侔圜列嶽莫京和氣綱緼有渥其澤飛流寰瀛
厖休所加仙間神府式垂號名惟

帝有命崇飾典祀守臣是膺顧念茲宇棟毀級夷惕焉靡寧迺
制貨食迺程匠脩新廟以成奕奕新廟豐屋峻墉邃嚴密清神
樂來歸鬯其嘉祥旁達下盈肆時外服遐閭辟陋畢揚鴻靈彌
覆極載惟

皇之楨屏我有邦胤于萬年與山不傾篆刻頌辭昭示後則毋
替厥承

記

湖州路總管府題名記代趙學士作

古者諸侯之國必有史官太史公始據其所述年經而國緯之
合以為表蓋將使有民杜者幸而覽觀焉必且曰某年為何時

某侯為何人而我何如也自秦置郡縣既不容有私史猶幸有所謂題名者而可闕與具興為郡曰內史曰太守曰刺史曰知州事由晉王羲之而下凡若干人亦既列其氏名于貞石矣粵自

聖化南被國家遴選仁哲以惠幸茲土者聲相聞迹相接而迄未有所登載也今總管其公始合長貳立石為題名而屬予以記予惟題名之設本以昭歲月辨爵秩觀其氏名與其所以去來而其人之賢不肖可知也善善惡惡而懲勸存焉此太史公之深旨而春秋之微權也昔司馬文正公記諫官題名而繫之以忠詐回直之目使來者知所避就嗚呼豈獨諫官也哉

序

陳茂卿詩集序

詩之為用其微矣乎輶軒之使不至而挾飛霞斂明月者徒以
自怡於萬物之表而已夫音奏之悲涼意象之荒忽初若瀟澑
無屬至其使幽人狷士有適而不懃或者舒揚振導之益猶有
資乎覽者頗謂其如瑤華琪樹世所罕見探而有之或嗇於用
若吾亡友陳茂卿之為詩其亦所謂瑤華琪樹者非耶茂卿平
居惴惴寡言容貌不能動人生三十年未嘗踰里門以死故時
無識茂卿者而茂卿之自窮亦果矣自予與之交而善而弗獲
窺其奧茂卿旣死訪遺棄其家亦旣無得蓋以殉葬焉因追次
嚮所僅聞而可知者為五七言古律詩若干篇嗚呼茂卿緣情
序事清遂激越其嗇於用與否予固莫得而知載而傳之四海
之大千歲之久烏知其不有合也而茂卿子牙自窮如此有
可為追惜而悼慕乎然予聞之荆山之韞豐城之闕必有俟以

軫其用雖玉煙劖氣非窮山腐壤之所堙滅物之顯晦固繫其
逢哉序而歲之庸俟知者不復苟為讓也

送葉審言詩後序

嗚呼四民失其業久矣而莫士為甚非謂夫賤且拘之為病也
饋膳以厚之給復以優之所養有古之所無而所就無古之所
有何哉蓋昔之生齒衆矣未有不使以士君子自為者而今也
惟以其占籍為斷焉耳方儒服俎豆燭然勃興而秀人碩士不
得業乎其間者比肩而是彼施施焉于于焉逸居飽食而肆其
力於貿販技巧者亦豈少哉幸而有能砥礪激發稍自出以售
於世或者且將糜之以簿書束之以律令使之伏其所長而效
其所短辭猶任劉累以飯牛責卞莊以搏彘抑又失其業之大
者也若吾葉君幼而學壯而仕未始一日而去夫黨庠術序可

謂能不失其業矣乎然予觀君之用其材奮乎若騎而爭險於
猱狹也躍乎若丸飛而矢决也歛乎若揚飄風簸巨海而高驥
大舶出沒後先也雋稱羨譽踊溢未已庸詎知不有奪其業而
用之儒服俎豆之外者耶今方由吾烏傷教官以秩滿去吾烏
傷之士咸相與侈爲歌詩以識其別而鄉先生朱公序之備矣
予固有志於士君子而重失其業者能勿歆羨而贊慕乎雖然
予懼夫奪之者之將至也姑因末簡而私焉以著吾志庶幾乎
君無輕於去就而若予之有所羨慕也哉夫以君之絕藝殊能
宜有不止於豢龍刺虎者若將以游戲出之則非予之所知矣

送孔周卿序

昔者七十子之徒蓋以有若爲似夫子而師事之矣亡日雖以
不能對諸子之間叱避而退其記言之書終不敢字稱之而猶

必曰有子焉彼其失孔子未久也於質貌之偶同者且尊慕之
如此則凡後孔子千百歲而生而見夫隆穎者升脣者圩頂者
河目者面如蒙僕者將皆趨而拜之不暇况其子若孫之克肖
者乎厥今孔氏之族日大以蕃其能服詩禮如伯魚原性命如
子思者予雖莫得而悉識距夫子五十四世有名文相字周卿
者予所識也周卿主教吾烏傷三年矣當以秩滿升吾烏傷之
士莫不華其行而惜其去予竊以為孔子之道如天之無專覆
地之無獨載日月之不擇物而照顧豈私其家者耶誠令流風
餘澤之所存必孔氏謂宜列之公台建之方岳俾諸大夫國人
咸有所寓其尊慕焉可也又豈一州一邑所得而私耶詩曰雖
無老成人尚有典刑予固未敢遽以吾周卿為賢於有子不猶
愈乎隆穎升脣圩頂河目面如蒙僕之偶同者耶周卿行矣予

之屬望於周卿也厚矣凡離曠之思愛助之意既形于群公之篇什故予獨論其所貴乎孔氏者如此云

送徐生序

異時為舉子業者劬躬苦思弊弊焉穿穴乎經史百氏之書憊不得休垢不暇沐然後能以其藝角強而取勝幸而有能自拔於千萬人之中莫不贏糧笥書呻呼踊躍合乎京師以闡其一日之技或者屢進而輒弗利又未嘗不闔戶塞竇益淬其鋒鍔而望更進焉國家愛士不欲使卒廢乃為之定制凡得舉十有五年者俾輒試于禮部又十有五年而遂升之天子之庭於是天子亦且閔其老而以故事特予之一官幸者乃得為縣文學其勤且久如此而今也一更訓蒙之職輒升而居其任可不謂大幸歟夫一考之勞非有三十年之遠環十數童子而授之向

讀非有抗千萬人之難也而又有官稱之美祿食之富豈若夫
冒險途觸畏景挈挈然亟往亟返連蹇困踣沈鬱而無聊者哉
逸用其力而厚食其報是宜吾黨之士操觚擣牋以歆羨乎徐
生之去也况夫嘗自拔於千萬人之中而不得一官以慰其勤
且久者能無所致其歎慕之意乎予獨以為向之求於生者十
數童子而已耳一旦峩冠大裾于于揚揚執經以升於高座則
人之蘄君將有大於童子之所求者矣惟生無幸其所易而忽
其所難則雖掉臂於金馬揚眉於石渠而無怍焉可也尚何文
學援之只云珠玉在前予無以復進敢道其所望於生者宣諸

篇端焉

送養直師序

始吾聞浮屠氏稱其道爽然不與孔子異而世儒恒譏其去尊

卑略貴賤無君臣禮其果然哉歟今薄海外內郡縣所置主僧
之官輒與角立凡府署之崇儉後之盛往往眡守令而其徒卑
躬曲意聽命承事之有加焉吾於是知尊卑貴賤不可卒廢而
浮屠氏果無以獨異於人也夫何世儒又有訾乎其用於時者
以為釋氏子宜捐貨財毀衣服木茹澗飲以求其所謂道誠不
宜逐逐焉唯印組之為務也嗟乎是不亦責人終無已乎且古
之生人必有君也而一人不能以獨理也必將斂其賢者能者
而授以事則夫賢者能者宜為世之所不捨矣浮屠氏寧於是
而復與人異情耶若直師之負材傑驚庶樂不見捨於其徒者
也今方出而官於甬東甬東之人苟隸乎僧籍者望其來而聽
命承事之久矣是宜於簿書號令之外有以淑其衆矣其行也
猶有興乎吾徒一言以為贈夫豈自歉於其道而思有異聞乎

傳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此人之所以為性而道之所以為本也其為本不二故浮屠氏不能苟為異也而吾且安取與哉顧其蒙詣於世者不可以無辨焉耳甬東之文學掾曰柳君者吾友也試往謁之其以吾言為弗畔矣乎

題跋

題陳茂卿詩卷

茂卿贈予詩稱古來賢達士不為期嗚呼其望予至矣而固茂卿所自志也夫窮一世之贊毀不足動其心而獨有待夫寥寥無情之後世誠亦可悲矣今其自託於千載者何如哉攬卷及此流涕而已

題山房集

孟子稱王者之迹熄而詩亡夫詩生於心成於言者也今之有

心而能言者與古異耶山謳水謠童兒女婦之所倡咎夫孰非詩彼特莫知自名其為詩耳或者幸能探幽發奇使組繡之麗被于草木是固知以詩自名而非孟子之所謂詩也吾少嘗學文而知自名其為詩顧其用恒在於山高水深風月寂寥之鄉措心立言能自異於童兒女婦者無幾耳自吾去丘壑而吾詩併亡今讀姚君山房集乃知吾所以為詩失之此而彼得之非果亡也它日從先生長者山水間尚因吾詩以求孟子之所謂詩者其有得乎

跋六經直音

周都官為汴都賦至使人不能讀雖以模宣獻之博洽而為之音釋其弗知而闕焉者蓋多矣嗟乎聲韻母文字子也子非母不生執其子以求其母而不得乃憧憧如是耶易書詩禮春秋

之文昭揭千古學士大夫童而習之非若夫賦汴都者之鉤奇
摭隱而使人不得其讀也直音蓋舊有其書陳君是編不過蒐
其脫遺摘其舛謬爲力亦易耳雖然不能讀汴都賦何害六經
之書一失其讀則二三聖人傳心之奧旨經世之大務所賴以
存者幾希矣夫使之日星垂而江河流者陳君是編不有助于
方之樓公竭精憲神於魚蟲石樹之細者不又有間乎然予聞
有直音有反切反切之法本於西土今譯人所用二合字是也
陳君是編曰直音而兼用反切者蓋變例也誠懼夫音之未
易以直盡也是抑可尚也

跋竹靜齋記

竹植物非動物宜若靜矣夫一寸之萌至于劙拔十尋而上者
氣化而形生之也是果能離夫動耶乃若其初則固靜矣翾飛

跂行未有不本於靜者豈惟竹然耶夫知竹之為靜未若夫未始有竹之為靜也方其未始有竹也猶未能忘乎靜也是故竹物也動靜境也物我混融境智冥合則靜且不有而况於竹耶世蓋有執昔人之言而求太極於梅枝者矣先生獨於竹乎若有見焉是非善觀物而不物於物者耶欲知先生者固不必以竹求先生也

書吳善父哀辭後

右吳善父先生哀辭永康胡氏穆仲作始予未識先生得先生所為詩而讀之其氣盈而不肆志伏而不折言無緣飾而忠厚惻怛之意躍如也私心慕焉元貞丙申秋予游僊華寶掌間因得拜先生浦陽江上先生頤予喜曰吾二十年擇交江南有友二人焉曰方君韶父曰謝君臯父今臯父已矣予乃能從吾游

乎子其遂為吾忘年交予謝不敢先生蓋予大父行也然自是
間歲輒一再會會則必歡欣交通如果忘年者先生間為予上
下今古人物使審所擇而尚友焉先生之心其有望於予者哉
大德庚子秋有越客道浦陽境上謂予先生且死已而知其妄
也廢明年某月或又謂先生死矣予不敢即哭蓋猶樂其為越
人之傳也既閱月而韶父之子育以訃至育先生婿也嗚呼先
生真死矣先生之先處州人由大父婿龍川陳氏故又為婺之
永康人先生嘗以父任入官仕未顯而所為要以直遂其志中
歲頗慕管幼安陶淵明之為人因自放山水間時與畸人靜者
探幽發奇以泄其羈孤感鬱之思遇意所不釋或望天末流涕
其所居室扁曰愚隱先生古冠服不妄哭言樵兒牧豎或戲給
之先生不疑欺我不知者以先生誠愚也晚乃取古所謂全而

歸之者自號全歸子云先生死時年六十有四嗚呼先生之壽不必滿於德而其存遠矣志不必究於物而其行得矣稽其存不可謂夫微其行不可謂窮先生雖死何憾矣顧天之所以佑善人者君子恒若以為歎焉此哀辭之所為作也先生之死予旣哭之以詩故弗復為辭以相之姑追叙疇昔以志予感愴之私云爾

書金剛經後

予嘗見說象者以為其頭如石其尾如繩其脊如床其腹如甕其脚如臼其耳如箕其鼻如杵其牙如蘆菔根已而取畫象驗之良是它日過南人而問焉則未嘗知其為石為繩為床為甕為臼為箕為杵為蘆菔根也而其所說無非象也何則彼固以所見者言之耳昔大雄氏有般若波羅密法名之曰金剛世之

揣量模擬以得其說者不為不近而虛白老子直於見處指以示人不即章句亦不離章句蓋其目中有全象矣顧有待予共訂其同異豈以予為善觀畫者耶雖然予知畫象而已苟欲識真象當求其非石非繩非床非甕非臼非箕非杵非蘆菔根者可也而予尚何言哉

書

上憲使書

僕烏傷之鄙人也郡縣不見非薄猥以充員由是昧昧於一來廢幾求伸其所欲為重惟呈身識面昔人所耻輒不敢踵門納謁以速謂讓庸藉不腆之辭致其區區於下孰伏惟少垂察焉僕聞國之所與立者曰人才人才之所由興者曰風俗而風俗之所恃以不墜者曰大人君子古者士之仕也上有求下之制

下無求上之法故夫學脩于家行孚于人者其鄉之老之大夫若列國之諸侯且以禮而賓送之漢非古矣然而州郡之所舉公府之所辟要非有待於人之求之也唐宋以來士子得以投牒自試而下之人始有求於上覬幸之念生趨競之俗成矣

國家剗除前弊改試為課以教不爭其貢士之法即鄉舉里選之遺制也立法不殊於古而得人之效缺焉未善豈風俗實為之歟且古者舉一人而不仁者遠今也一有所舉而巧取豪奪者不知其幾人雖有瓊偉傑特之彥且逡巡引却而羞與之比又安能俛首匍匐以事迂曲於其間哉故所得非鄉里之富民則貴游之子弟耳蓋夫睥睨而欲前也其言以為凡物之適於欲者未有不求而得之柰何世之操予奪之柄者亦且曰是宜有求於我者也然則廉恥之不立豈獨忘身徇勢者之咎耶伏

惟明公以君子之德居大人之位又適以觀人風為職其於俗化之變遷固宜有以品調消息之是未可以為細故也僕生而寒微賴家世遺緒不失身於農工商賈之列幼而知書年十五六而能屬文時之鉅工宿學皆幸而與之進莫不玩其華而望其實也僕於是忽然以契釋然以悟盡棄俗學之陋而務極其業於力之所至凡聖賢精神心術之妙古今廢興治忽之由固嘗竊窺之而未始敢以為有得也不意今茲誤玷選舉俾受察於下執是用囊書裹糧而來且庶乎親承明問以少抒其平生之素計日俟命不為不久而寂焉無聞彷徨躡躅欲進而不能欲去而不敢上之人未聞有求於僕而僕方汲汲焉若有求於上者其為滯留淟涊之狀寧不起人厭薄之心而重風俗之美也哉僕於門下既不得有私謁又不容嘿嘿而遂已也輒敢

顯誦所聞於左右若夫引而進之抑而絕之明公事也非僕敢知也惟明公不以僕之進退為嫌而以人才風俗為念幸甚幸甚

祭文

祭朱叔文山長文

嗚呼世其家者雖古或希豈光華之莫續顧習尚之易非惟君子之秉心也諒以直而制行也粹以夷若良玉之不琢况可得而瑕疵是固出于天性或者有得乎家庭之遺謂宜益大於先烈遂龍紫而傳龜柰何乎步武之初啓而遽尼於斯嗚呼哀哉晝夜之道天人之際蓋君之所夙講齊死生於一指兮尚窮達乎矣毅君之自處雖可以無憾吾黨所未能釋然者悼故家之遺俗方就陋而趨卑曰賢者之有後幸百聞而一窺攀靈車於

道周望喬木以增欵跼陳辭而薦酒為有知兮無知嗚呼哀哉

傳

柳立夫傳

柳立夫者名森當塗人也祖父世醫至立夫遂以其技知名立夫於醫善為脉其治疾決人生死多奇驗然志在德物未嘗挾以為市也人以病叩門不擇貧富輒往或委金錢率謝弗取即取取足自養而已亦用是見稱士大夫間而參知政事吳公淵尤遇立夫厚立夫亦喜為之留吳公乃買田築室居立夫不使輒去也初立夫兄嘗誤殺人就逮當死立夫曰兄先人世嗣又有子且吾母老矣吾自度生無益於兄終不能為兄愛其死乃自言有司願以身受刑贖兄罪吏感其誼而悲之乃議出其兄而立夫亦竟得不死然重以立夫故廢法遂論斂立夫當吳公

盛貴時士多以善為方出入門下者而特敬重立夫用比貴客
不獨以其技也吳公有愛姬無子將出以嫁立夫立夫聞之輒
先自娶婦亡何婦死吳公卒欲以姬妻之立夫乃謝曰吾婦雖
亡母固在爾吳公曰娶婦非以養姑耶立夫曰不然方參貴
驕龍羨飾而能躬井臼以事吾母耶於是吳公止不復言姬聞
而歎曰吾乃為刑餘之人所棄吾終不可以事人即日脫簪珥
入道終其身諸公聞之以為吳公所得姬待賓客皆非常人也
以此賢吳公而益重立夫吳公既病發立夫乃去賣藥黃池上
里中子或求立夫瘡疾弗為報立夫嘗為稱貸於富人又弗償
也會復得疾乃不敢致立夫而更迎它醫它醫以藥溫之病加
劇不得已始召立夫立夫診之曰病得之勞而伏暑柰何以剛
齊燥之方冬溫寒而立夫言如此它醫素害其技乃謂病家彼

固有兼於君不可信病家將遂謝罷立夫已而念立夫素長者
卒聽不殺竟如其言而效乃奉幣物重報立夫立夫輒罵曰公
市人何復以市人處我趣歸而逋無用是污我也里中子乃大
慙悔盡償所貸錢由是鄉間皆慕化立夫行有不可者惟懼立
夫知之也立夫後以高壽終

贊曰先左曹君布衣時客吳公與立夫游而善常弟畜之亟稱
立夫賢有道者蓋寓於醫云以予所聞立夫為人已疾其治驗
甚衆而立夫所著有診脉圖有可用方今江淮間類多釀用其
書以故弗論論其卓恠殊絕之行著于篇

俞器之傳

俞器之者名時中金華人也其先事錢氏最貴顯錢氏亡子孫
世仕宋凡十一世乃至器之器之自少時知讀書能屬文年十

五
六盜起里中器之盡室走辟匿旁近山谷間會大軍南下或直
其叔母劉所藏處遂為所得將殺之劉懼祈哀器之識其聲知
為叔母急走從叢薄中出曰此吾母也即欲殺吾母者當以身
代母耳軍士壯其語乃釋劉不殺而心獨奇器之因挾以去是
歲至元十三年也器之旣與其家隔絕然幸得不死廻惕然自
傷思隱忍以有所就於是常盡力其所事蚤夜如恐不稱以此
得母辱困更善遇之其年冬至京師遂以見公卿貴人公卿貴
人憐其儒家子且得所以北來狀莫不歎奇之廻使受學羅郎
中所羅郎中者蜀人號倜儻喜士且又貴幸當是時兩都賢士
大夫皆延頸慕交之器之事羅郎中數以材見稱因為其子婿
由是名益聞諸公間稍得推擇給事尚書吏部為令史居久之
用薦者以布衣對禁中被 旨入翰林與纂次本草事遂為太

醫令史由太醫遷都水監用例補官監通州樂歲倉秩滿當改
調器之自念授羈鹵官七品是有以復其父母矣迺以親老求
便養遂得諸暨州判官以歸初父母既失器之數從人問求其
所在莫能得或言死矣去十二年聲問始來又十九年迺歸問
里之人皆爲之歎歎歎息其里中少年子弟多器之去後乃生
無識器之者聞器之至爭共來聚觀之不知者見器之以爲比
人也器之歸時父母歿已久劉亦死再朞器之迺爲位制服晨
夕號慟如初喪且自爲文以祭其言憫欷惻怛皆可流涕也
贊曰予睹器之踴躍然爲卑讓君子哉跡其遭值艱難蹈白刃
而不讐誠亦能勇矣至身爲係累摧剛下志窮而不能自財又
何鑑也彼固隱畏約以有所待獨死爲難乎故曰死有輕於鴻
毛死有重於泰山無所苟而已耳嗟夫以器之之材窮不失仁

達不失義豈俟它日然後信耶

行述

山南先生述

先生姓劉氏諱應龜字元益世為婺之義烏人自曾大父祖向
大父夢龍父景辰無仕者先生少恢踈常落落多大志宋咸淳
間游太學馬丞相高其材將女焉先生不可迺已由是名稱藉
甚非直用文墨出小異也於時同舍生擬其緒論或取高第而
先生故為博士弟子貞亡何當以優升解褐值德祐失國迺返
耕築室南山之南賣藥以自晦人勸以仕輒不答然亦不為激
詭蘄絕事眩俗矜衆也居久之會使者行部知先生賢彊起以
主教鄉邑先生始幡然出山即席於是至元二十有八年矣終
更調長月泉有司以累考合格上名尚書親友白當詣謁先生

哭弗顧銓曹謬以年未及出其名復俾正杭學先生竟不自言
明年遂以疾卒於家壽六十四大德十一年八月二十日也先
生偉貌羨鬚談辨絕人然任氣好臧否間里少年以為厲已而
相與謀中傷之卒亦無以害也先生學本經濟而以簡易為宗
讀書務識其義趣未嘗牽引破碎以給浮說至其為文雄肆俊
拔颺駛水飛一出於已無少貶以追世好世亦未有能好之者
凡所著為夢稟六卷癡稟六卷聰兩留稟八卷藏于家先生蓋
有祿食於世矣而未顯也故識與不識皆稱之曰山南先生如
隱者焉初娶吳氏卒再娶許氏子男一人曰鼎孫男女合三人
既卜宅于永寧鄉白茅之原將以其年月日定而未有以昭不
朽也潛惟我曾祖左曹府君以文章家知名當世先生以外孫
實得其學顧潛之蒙鄙劣弱猶幸弗失身負販技巧之列以隕

先業者先生教也先生之庇庥我厚矣而潛安足以永先生之
存庸疏其世系出處卒葬之歲月以諭夫志同而言立者尚幸
為之銘若誄以揭諸幽云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三

東陽黃君晉卿博學而善屬文示予文彙讀之使人不能去手其用意深切而立言雅健雜之古書中未易辨也予愛之敬之適有以吉日癸巳石鼓二周刻見遺者則欣然曰是可與晉卿之文並觀者耶皇慶元年十月廿九日趙孟頫書

右曰損齋初橐金華黃晉卿先生少時作舉進士後則有續橐先生故衣冠家及師友前代遺老素至京師盡得其文而讀之愛其雅暢深密而討論精覈蓋及於古矣謹第錄為若干卷庸俟學古之君子臨川危素記

